皇清經解

012
478
50

E78
.C

仁
478
50

門口 12
號 17
卷 97

卷一　天官一
建國立極邦之六典
太宰禮俗以馭其民
九職任民
九兩繫民
象魏
挾日
納亭
小宰掌王宮之糾禁 千寶註譌爲鄭

支錢所
那物有

以敘聽其情

傅別質劑要會

宰夫 要凡目數

胥掌官敘以治敘

徒掌官令以徵令

官正 廬舍 總衰

官伯 士庶子均秩均敘 庶子猶餘子

膳夫 王卒食以樂徹于造 王日一舉齊日三舉大喪不舉肉脩之頒賜皆掌之

庖人 膳膏 十二辰之禽 羊豕之禽

甸師 蕭茅

鼈人 掌取互物以時簎魚鼈龜蜃凡貍物

疾醫 瘍疾

瘍醫 以五氣養之

祝藥 猶行藥 劀殺猶砭割

卷二 天官二

酒正 五齊三酒

從獻

酒人 女酒 奚

漿人 六飲之醫

六飲之涼

酒正成要

籩人　四籩之實
　　麷
醢人　菹
　　脾析豚拍
　　酏食糝食
醢人　醓醬一物
鹽人　飴鹽苦鹽
宮人　井匽
掌舍　三宮四門
玉府　食玉
外府　邦布　口錢

職幣　用邦財者之幣振掌事者之餘財
內宰　如光祿勳　古闕勳通
　　佐后立市
　　出其度量淳制　淳純通
　　甸于北郊
閽人　怪民不入宮
世婦　即春官世婦一綱一目
女祝　招梗
內司服　緣衣
縫人　婁柳
追師　副編次

廛人　掌廛

卷三　地官一

大司徒　九州地域　域古作或

田主　社之木主

五地

土圭測日景

封采

祀五帝羞其肆　牲全爲肆

小司徒　九比之數

鄉師　六鄉　三公

輔輔

鄉大夫　國中六十野六十五皆征之

鄉射之禮　一曰和二曰容

黨正　春秋祭禜

族師　春秋祭酺

刑罰慶賞相及相共

舞師　皇舞

牧人　騂牲

牛人　享牛求牛

牛牲之互

卷四　地官二

載師　宅田士田賈田官田牛田賞田

夫家之征

縣師馬牛車輦旗鼓兵器

師氏敏德

虎門

師氏以嬖詔王保氏諫王惡

保氏五射

司諫糾萬民之德司救禁萬民之衰

調人和難

媒氏中春合男女　卯卯卯酉之辨

禁遷葬嫁殤

司市日昃而市

質人賣儥之質劑

買賣人民　越逐逋逃

廛人掌斂布

泉府以國服爲之息

司關掌百貨之節以聯門市

卷五　地官三

掌節守節達節

遂人上地中地下地

遂師大喪及窆抱磨

遂大夫四達

里宰合耦于耡

旅師耡粟屋粟閒粟

稍人掌平乘

土均掌平土地

草人九土

稻人稼澤以水殄草而芟夷之

土訓原其生以詔地求

土訓道地圖誦訓道方志　地慝方慝

山虞澤虞山林厲禁

林人掌金玉錫石之地　山虞之別

掌炭掌茶掌蜃皆豫共凶事

虞人大祭祀共接盛　接讀若扱

舂人舂米

稾人稾爲犒

外內朝

卷六　春官一

天宗伯掌天神人鬼地示之禮

禋祀　實柴　槱燎

以賓賓之禮親兄弟之國

五命賜則六命賜官

六瑞

天產作陰德地產作陽德

小宗伯右社稷左宗廟

四郊四望四類
正室皆謂之門子
卜葬兆甫竁
肆師序其祭祀及其祈珥　疏毛牲曰剂羽牲曰鰋
四時大甸獵祭表貉
鬱人掌祼器　詔祼將之儀與其節
大祭祀與量人受舉舉之卒爵而飲之
鬯人共其鬱鬯
司尊彝饋獻用兩壺尊
四時之間祀
鬱齊獻酌　注獻讀爲儀　凡酒修酌

卷七　春官二
典瑞五采三采二采　圭璋璧琮
典命諸侯適子誓于天子攝其君下其君禮一等未誓以
皮帛繼子男
司服王祀昊天上帝大裘而冕
五冕
王爲公卿錫衰諸侯總衰大夫士疑衰首服皆弁絰
玄端素端
守祧廟祧
廟則有司修除祧則守祧黝堊
既祭藏其隋與其服

家人以爵等爲樹數
蹕墓域
大司樂三大祭還宮無商
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
樂師詔來瞽皐舞
小胥正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
大夫判縣士特縣
大師教六詩風賦比興雅頌
執司律以聽軍聲詔吉凶

卷八 春官三

鼓朦世奠繫鼓琴瑟
鍾師九夏
笙師春牘應雅以教械樂
鎛師掌金奏之鼓
凡軍之夜三鼜皆鼓之守鼜亦如之
籥章豳詩 不曰豳風
天卜三兆
下師四兆
龜人掌六龜之屬
占人四占
筮人九筮
占夢六夢

祇祲十運　煇
天祝六辭二曰命六曰誄
衍祭　衍延通
享右祭祀　右祐侑宥通
大祝小祝男巫女巫皆右祝由之術
九攡吉攡凶攡
九攡謚首頓首空首
九攡振動
九攡肅攡褒攡

卷九　春官四
小祝及葬設道齋之奠

甸祝禂牲禂馬
司巫共匶主
道布
菹館
祭祀守瘞
巫降之禮
男巫掌望祀旁招以茅
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
天史正歲年以序事
閏月詔王居門終月
大師抱天時與太師同車　注大史主抱式

卷十 夏官一

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 青壇殘杜滅

師帥執提旅帥執鼓

中夏教茇舍辨號名之用

鄙以門名 鄉以州名

中秋教治兵辨旗物之用 中冬教大閱以旌爲左右和之門

獻禽以享烝

及師大合軍

大役與慮事屬其法 偶受其要

大祭祀饗食羞牲 惠

保章氏以十有二歲之相觀天下之妖祥 以十有二風

察天地之和命乖別之妖祥

内史掌八枋

命諸侯公卿大夫則策命之王制祿則贊爲之以方

出之

巾車王之喪車五乘

駹車然幦髮飾

孤乘夏篆 士乘棧車 庶人乘役車

車僕革車之萃輕車之萃

司常九旗之物

都宗人掌都宗祀之禮凡都祭祀致福于國

司勳有功者祭於大烝
馬質禁原蠶
量人量市朝州涂軍社之所里
司爟 四時變國火 焚萊有刑
司險設五溝五涂樹之林爲阻固
環人環四方之故
射人王射三容諸侯二容卿大夫士一容
射鳥氏矢任侯高以首夾取之
司士詔王治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
孤卿特揖大夫旅揖士旁三揖旋揖門左門右
諸子掌國子之倅

節服氏袞冕六人裘冕二人
方相氏黃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
大僕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以達窮者與遽令 大僕任重家宰兼官錄以補冢宰之缺
隸僕掌五寢之埽除糞灑之事
乘石
弁師王之五冕延紐
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瑱 注瑱讀如薄借基之基附中庸仁者人也注人也如相人偶之人
王之皮弁象邸玉笄

司戈盾藩盾

司弓矢櫜質

枉矢絜矢利火射

大馭犯軷　祭軷祭道

田僕設驅逆之車

凡田王提馬而走諸侯晉大夫馳

校人良馬駑馬之數　毛馬物馬

廋人馬八尺以上爲龍

職方氏九州

荆州其川江漢其浸潁湛

豫州其浸波溠

雍州其川涇汭

冀州其澤藪曰楊紆

并州其川曰嘔夷

形方氏率辭之地

卷十二　秋官一

大司寇禁民訟入束矢禁民獄入鈞金

小司寇三曰詢立君

上服下服之刑

士師五禁　注野有田律

四曰糾用諸國中五曰憲用諸都鄙

八成七曰爲邦備

鄉士聽其獄訟　至王會其期

訝士四方之有治於士者造焉

四方有亂獄則往而成之

朝士凡屬責者以其地傳而聽其辭

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

司刺三刺

司約約劑　丹圖

司盟北面詔明神

盟萬民之犯命者詛其不信者

職金金版

國有大故而用金石則掌　其令

司厲其奴男子入於罪隸女子入於舂藁

司圜罷民弗使冠飾而加明刑　注墨幪

夷隸掌與鳥言貉隸掌與獸言

野廬氏

橫行徑踰

卷十三　秋官二

雍氏春爲阱擭　注柞鄂

萍氏掌水禁幾酒

司烜氏以鑒取明水於月　中春修火禁

脩狼氏誓御曰車轊

邦若屋誅則爲明竁

誓大夫曰敢不關鞭五百

修閭氏掌比宿互樓者守其閭互

冥氏得獸獻其皮革齒須備　注備爪也

柞氏　注柞除木之名讀爲屋笮之笮

雍氏殺草

碧蕨氏掌覆天鳥之巢

翦氏除蠹莽草薰之

壺涿氏除水蟲赤友氏除貍蟲

牡蒺

銜枚氏　注橫銜之繩結于項

禁歌哭於國中之道者

伊耆氏共王之齒杖　杖咸

大行人秋覲以比邦國之功　會盟無常期

諸侯之禮立當前疾　疾當作侯

六服

小行人合六幣

卷十四　考工記

輪人牙也者以爲固抱也　注牙爲輻

擧爾而纖　注擧讀爲箘

欲其眼也　掍讀爲眼

菑蚤不齟則輪雖敝不匡　養陰齊陽則轂雖敝不

轂小而長則柞大而短則掣

凡揉牙外不廉

輪人爲蓋達常圍三寸桯圍倍之

輈人轅直且無撓登陀縊其牛下陀縊其後

輈欲頎典　注輈車之轅率尺所一縛

冶氏戈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

桃氏重九鋝

函人合甲

鮑人急者先裂則是以博爲幭也　注幭當作俊

畫繢之事凡畫繢之事後素功

玉人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用瓚伯用將大圭長三尺杼

上終葵首　轂　琢　琬圭　介圭

天子圭中必　注必讀如鹿車繩之繩

琢圭以頫聘

案十有二寸棗桌十有二列諸侯純九大夫純五

注聘禮曰勞以二竹簋方

矢人雖有疾風弗之能憚矣

筈人器中膊

梓人大胷燿後　數目顧脰

廬人句兵欲無彈刺兵欲無蝎

匠人五室　明堂

殷人重屋　注複笮也

禮說總目

几筵
廟門容大扃七个 扃說文作扁非

皇清經解卷二百一十四

禮說 天官一

學海堂

吳惠學士士奇著

建國立極邦之六典

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言商之建國翼翼然乃四方之中正也惟王建極以立國設六官分六職以爲民極極者度也中也天生民而予之度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尋聖人因之而制其數權輕重量大小以立度明本末建終始以立中是爲極亦曰典天道地道人道爲三極上天下地中有四時爲六典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是民立於極也書曰惟天監下民厥義是民生於典也不協於極者皇亦受之則不能者勸不迪率典者天乃棄之則爲惡者懲皇建謂之極天敘謂之典錫汝極

所以遵王道守爾典所以承天休因此三極立爲六典典常也
法也天有常性人有常順好惡生變變習生常民乃有古政維
今法維古六典皆古也治典立而萬民服教典立而萬民淑禮
典立而萬民睦政典立而萬民畜刑典立而萬民肅事典立而
萬民足室家以盈婦子以寧禮俗以成風化以淳天下和平是
謂民極非中不立有典有則于孫服習民乃不忒異類咸格鳥
獸仁德詩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
然則大宰所建者文王之典也式典者用之常惇典者行之篤
敬典者秉之虔弗式弗惇弗敬而六典息矣

〔大宰〕禮俗以馭其民

大宰以八則治都鄙六曰禮俗以馭其民康成以舊所行者昏

姻喪紀爲禮俗愚案士昏禮有辭辭曰某有先人之禮竢禮侯
氏前朝有戒戒曰伯某甫乃初事先人之禮者家之先典師乃
初事者國之故事蓋行禮順先典循故事所謂禮俗也百里不
同風千里不同俗俗不同而一之以禮則無不同鴟冠子曰田
不因地不能成穀化不因民不能成俗又曰勿損勿益幼少隨
足以從師俗言天命者性師教者習因習而俗成焉荀子曰聖
人明知之士君子安行之官人以爲守百姓以成俗淮南子曰
行齊於俗可隨也事周於能易爲也矜僞以惑世伉行以違衆
聖人不以爲民俗晏子曰汨常移質習俗移性不可不愼也又
曰嬰之家俗有三及病將死謂其妻曰吾恐死而俗變謹視爾
家毋變爾俗乃鑿楹納書以爲楹語此晏子之家俗也當時稱

爲賢大夫管子曰藏於官則爲法施於國則成俗有一體之治
者去奇說禁雕俗也朝有經臣國有經俗民有經産明君在上
俗無異禮變更自爲易國之成俗者命之曰不牧之民由此觀
之有一家之俗有一國之俗有天下之俗一家之俗大夫主之
一國之俗諸侯主之天下之俗天子主之而皆以一人爲轉移
故天下國家遠近大小雖殊莫不有祖宗家法顯覆典型紛更
約束子孫不法祖宗而俗敗矣書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
未殄商之俗成湯作之於前聖君哲相成之於後猶若不足而
兢兢以巫風淫風亂風家必喪國必亡爲訓及受之身一人敗
之而有餘蓋作之難成之難敗之甚易若此有周代商既歷三
紀世變風移而靡靡之俗尙未盡革也敗之甚易變之甚難又
若此故曰敗常亂俗三細不宥言辠雖小亂俗者必誅所謂禮
俗以馭其民也可不愼哉

九職任民

疏財所以配九穀開民所以輔三農黃帝內經五穀爲養五果
爲助五菜爲充魯語列山氏之子曰柱能殖百穀百蔬曲禮稻
曰嘉蔬注云菰蔬之屬詮言訓菰飯物牛腸風叔苴傳云苴麻
子則菰麻皆疏材家語舍以疎米注云疎粳米是穀亦名疎也
越絕書甲貨曰粢爲上物乙貨曰黍爲中物丙貨曰赤豆爲下
物丁貨曰稻粟爲上種戊貨曰麥爲中種己貨曰大豆爲下種
庚貨曰穬穬謂穫麥也陶隱居本草以爲是今馬食者潘岳汧督誄所謂挾穬火薰之是也辛貨曰果

十蔬果助穀各二十日百穀書艱食一作根食馬融曰根生之食蓋謂百穀也楊雄太元曰止於童木求其疏穀則疏亦名穀矣古無奴婢有臣妾易遯九三畜臣妾吉旅六二得童僕貞左氏謂之皁隸輿臺公羊謂之廝役扈養牝爲菹爲糝爲薪皆臣妾聚斂以獻皇祖介眉壽食農夫周書大聚曰春發枯槁夏發葉榮淮南作果蓏秋發實蓏冬發薪烝皆臣妾之職也而後世以爲利者乃與用事童僕趨時任媒黠奴以逐利而千樹棗千樹栗千樹橘千畦薑韭至比千戶侯陽華之芸雲夢之芹具區之菁菜之美者名曰土英則疏材之利倍於九穀矣魏風園有桃言疏材不足以富國也管子以瓜瓠葷菜百果不備爲國之貧豈其然乎小司徒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則一家四人爲閒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則二家七人爲閒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則一家三人爲閒閒猶餘也羨也夫曰餘卒曰羨民曰閒書曰厥民析厥民因子弟居室父兄在田謂之析父兄赴功子弟畢作謂之因詩云侯亞侯旅侯彊侯以亞仲叔旅子弟皆閒民也彊謂勸相以能左右之長者規少者隨尊者令卑者聽所謂民無常職轉移執事也國無閒民則國擾家無閒民則家索野無閒民則野荒九職以三農冠其首以閒民殿其終誠重之也商鞅相秦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蓋無閒民自此始無閒民而有游民亦自此始先王重農兼重工商農攻粟工攻器賈攻貨三者國之三官周之東也百工喪職蓋九職不行久矣子朝之亂也百工皆叛杜注謂百官非也盟

平宮伐東國久之乃平鄭之遷也卑商人俱秦師襲鄭犒而退之韓起買環賈成必告弗敢專也周之工鄭之商其以國升降乎八材者醫無閭之珣玗琪會稽之竹箭梁山之犀象華山之金石霍山之珠玉崑崙之璆琳琅玕幽都之筋角斥山之文皮是謂八材穀梁子曰古者公田爲居井竈葱韭盡取焉范氏云損其廬舍家作一圃以種五菜外樹楸桑以備養生送死所謂園圃毓草木者蓋如此而山澤之材則與民共之者也澗瀆不穀樹之葦蒲薤石不穀樹之葛藟而山有林麓澤有魚鹽恐民之有爭心也於是設虞衡列其禁平其守如是而已春秋莊公二十有八年築郿築薛築秦成公十有八年築鹿囿說者以爲築者規囿而有之又置官司以守之不與民同利然則山林藪澤虞之正也築之非正也故謹而志之戒專利也澤處者漁山處者木谷處者牧載師遠郊有牧田而閒隸養鳥貉隸養獸能通鳥獸之言阜蕃敎擾之自伯益佐舜調馴鳥獸而周宣王時有梁鴦者佐牧正之官善於其職虎狼鵰鶚無不柔馴異類雜居不相搏噬孳尾成羣蓋順其性取之時用之節鳥不獝獸不彼君子讀鴛鴦之詩而知養蕃之有道焉典絲受良功典枲受苦功絲曰良枲曰苦而典婦功則兼絲枲而辨其良苦以授嬪婦使化治之民間繞屋桑麻春蠶秋績春無游女秋無嬾婦及周之衰婦無公事休其蠶織南方之原不績其麻其端自上及下蓋哲婦傾城而嬪婦之職廢矣司空居四民冢宰分九職四民有士而九職獨無何也古者士出於農詩

云烝我髦士士農之分也其始於管仲之治齊乎酒誥牽車牛是農而賈也春秋作丘甲是農而工也酒誥在九職未分之前春秋在九職不行之後此九者皆養民之本而以正其德以利其用以厚其生蓋此水火金木土穀六者惟修而善政盡在是矣故任之爲九職敘之爲九功魯國之法贖人臣妾于諸侯者皆取金于府並見呂覽家語故知古之臣妾即今之奴婢園圃廬舍也嬪婦室家也閒民子弟也臣妾奴婢也虞衡藪牧器用之資與其皮毛筋角則商通之而工度之者也職有九民惟三三官理九職一呂覽上農篇云凡民自七尺以上屬諸三官謂農工賈左傳哀十七年衛莊公使三匠久司徒期等遂因三匠以作亂昭二十二年王室之亂亦因百工故王孫賈曰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爲患杜注以三官兼九職廢三官亦曰三老服虔云三老者工老商老農老周書百工爲百官誤矣三官棄九職廢百工爲百官誤矣老者工老商老農老周書曰大工賦事大商行賄大農假貸六韜曰大農大工大商謂之三寶農一其鄉則穀足工一其鄉則器足商一其鄉則貨足無亂其鄉無亂其俗晉士會稱楚莊之霸也曰商農工賈不敗其業楚子囊美晉悼之賢亦曰商工不遷業庶人力於農則九職尤重三官也董安于治晉陽尹鐸繼之當時以晉陽爲保鄣及知伯將伐趙趙襄子往晉陽而城郭不治襄子懼張孟談曰吾聞良吏之治務修其教不治城郭君其出令令民有奇人者使治城郭之繕奇餘也謂閒民出令甫五日而城郭已治矣然則閒民曷可少哉魯三家分其國之民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則若子若弟取其半焉子弟謂閒民臣謂共官力役若今之丁載師所謂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也康成以爲傭誤矣荀子曰農精於田而不可以爲田師賈精於市而不可以爲賈師工精於器而不可以爲工師有人也不能此三技而可使治三官曰精於道者也汜勝之書以稻米黍麻菽小麥大麥小豆大豆爲九穀禮有死於宮中者三月不舉

祭馬融云哀傷臣僕缺一時之歐管子君臣篇有中民有小民順祭然則士以下爲臣妾服緦歐絰中民以行順小民以務則國豐審天時物地生以輯民力禁淫民無事爲閒三農者上農中農下農也揆度篇曰上農挾五中農挾四下農挾三小司徒上地中地下地分爲三者以此若夫絺綌徵於山農草貢徵於澤農齒角羽翮徵於山澤之農以當邦賦皆虞衡所作之材也亦名爲農而以山澤別之故曰虞不離津澤農不去疇土各守其職而萬民諧漢永平初禁民二業居巢侯劉般上言官禁二業田者不漁今濱江湖郡民多漁採以資口實冬春間月不妨農事且漁獵之利爲田除害有助穀食非二業也帝從之遂弛其禁然則九職雖分蓋通功易事者

歟

九兩繫民

文王以七屬官人周公以九兩繫民繫猶屬也大戴禮七屬曰國則任貴官則任長學則任師先則任賢族則任宗家則任鄉則任貞蓋牧以地得民故國則任貴牧者一州之貴也長以貴得民故官則任長長者六官之長也若夫無地而爲君無官而爲長則有師儒在朝則美政在下則美俗近者樂之遠者趨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此非得民之神者歟以賢得民者師以道得民者儒父兄在焉子弟從之故曰地從城城從民民從賢得城則得地得民則得城得賢則得民焉庶姓別於上則有族族人不戚君則有宗翼九宗逆晉侯遂四族

殲齊戍皆宗以族得民者也族繁則渙族盛則强是故立大宗以糾合之檢彈之使一族愛而親敬而尊由是老窮不遺粲黠者不敢爲非故人人各宗其宗而天下治所謂族則任宗宗以族得民者益如此降及春秋族不任宗宗不收族故晉有桓莊之偪宋有戴桓之亂鄭有驕良之爭而宗法壞矣大夫不稱君謂之主臣無有作福謂之利利者和也故義和爲利利者養也故祭告利成所謂家則任主主以利得民者家施不及國夫夫不收公利俾都家各養其民而和之以義也不然牛馬維婁委已者也而柔焉委猶飫也鄭之窄宋之樂民歸之矣居人臣之位而違道結民心害于而家何利之有若夫三代之興邦家有社稷兩漢之盛牧守有子孫則吏治不可不講也不煩之吏有似於迂日計不足月計有餘所謂鄉則任貞吏以治得民者蓋如此文王官人以七屬任之之法周公又分七屬爲九兩者談說不稱師爲倍獨學而無友爲孤而川衡林衡山虞澤虞皆國之藪民共之而吏掌之者故有師以賢得民自有友以任得民有吏以治得民自有藪以富得民則九兩包於七屬也任爲六行賓興於鄉里富爲五福敷錫於庶民降及秦漢任變爲俠富成於姦故匹夫有百里之譽千里之交橫行於天下而上無禁利下有貧民臨井丹穴皆擅而據之坊民弗嚴末流必潰先王知之故道義有切磋之友統以師儒川澤有虞衡之官束於吏治則任不流爲俠富不犯於姦矣朱游少通輕俠及從師受經卒爲名臣龔少卿召翁卿之爲吏也所居民富郡有畜積此其驗

因縣之於闕遂以象魏名其闕焉於邦爲觀下體坤爲民上體巽爲命互體艮爲闕命縣於闕萬民觀焉兩觀之名蓋取之此中正以觀天下者也禮典不縣者天有常象地有常形人有常禮一設而不更是爲三常立而五象出焉然則禮在五象中別無禮象故也秦漢兩觀不設五象不縣徒立巨闕以應天宿失其義矣禮運仲尼與於蜡賓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歎蜡賓者臘祭先祖祭必有賓羣臣助祭亦曰賓廟在中門外之左祭畢出廟門至中門即縣象魏之處周禮在魯大道不行舊章雖存人亡政息故孔子過之而歎歟左傳莊二十一年鄭伯享王於闕西辟杜注云闕象魏也愚謂西辟者門側之堂言西則有東可知明堂位注云屏謂之樹今梓思也刻雲氣蟲獸如今闕上爲之匠人注云城隅謂角梓思也孔疏云梓思小樓也城隅闕上皆有之屏上亦爲屋以覆屏牆愚案梓思一作罘罳愚說者以爲即招魂之網戶不

也先王立政必先得民得民之道不出七屬有天下國家者宜留意焉以九兩繫邦國之民繫猶綴也綴與贅通詩曰其贅卒荒傳云贅屬也箋云繫屬孟子屬其耆老書傳云贅其耆老是贅猶屬也屬猶繫也故知大戴七屬即天官九兩詩曰爲下國綴旒綴旒者所以繫邦國也周自平王東遷威德不加於四海由是九兩廢而邦國之民不復繫於京師矣

象魏

宮之中門曰雉門門之側東西有堂謂之辟門之外左右有樓謂之觀總名爲闕秦漢闕外有梓思今之樓右之觀也觀謂之闕罕罳謂之屏正歲五官縣象魏於其上象魏者治象教象政象刑象事象所謂天垂象聖人象之者也六典既建五象斯彰以揚大烈以覲耿光無荒不慤不忘萬民仰觀挾日乃藏

知其名本起於樓釋名曰樓謂牖戶之孔狀若網羅之目故曰樓罘罳也罘罳屏也屏謂闕上重屋也漢書雲獸梁天監七年鑄石爲闕奇禽異獸畢備非古也

挾日

禮曰挾日傳曰浹辰周之正月魏闕挾日而斂五象成之九年楚人浹辰而克三都正義云浹周匝也從甲至癸爲十日從子至亥爲十二辰浹辰者子亥之辰一匝挾日者甲癸之日一周古挾浹通詩曰使不挾四方毛傳云挾達也謂方皇周浹於天下故曰達於卦爲蠱爲巽蠱象先甲後甲巽五先庚後庚易林乾主甲震主庚虞翻云乾成於甲蠱變成乾震成於庚巽變成震陰陽天地之始終也挾謂之雜雜謂之匝三王之道如矩之三雜規之三雜終而復始循環無端呂氏春秋曰圜周復雜淮南子曰數雜之壽雜猶挾也後人掇拾淮南托爲文子改雜爲算失其義矣朝廷出令曰令甲趙武靈王出胡服令趙燕曰臣敬循衣服以待令甲漢有金布令甲之篇亦以此康成云從甲至甲爲挾日蔡邕云郊天陽用日耕耤陰用辰

納亭

祀大神享先王及納亭大宰贊王牲事注云納亭納牲將告殺愚案漢禮天郊夕牲晝漏未盡十八刻初納夜漏未盡八刻初納明堂社稷亦如之晝漏未盡十四刻夜漏未盡七刻皆再言納者一納牲一納亭也正月始耕祠先農其禮簡不再言納然則納牲與納亭異矣漢祠夜半行禮故祭前晝漏未盡納牲夜漏未盡納亭禮運祭元酒薦血毛爲法太古腥其俎孰其殽爲

法中古退而合亨體其犬豕牛羊爲今世之食禮器納牲詔於庭血毛詔於室是古之三詔卽漢之再納祭義君牽牲穆答君卿大夫序從此之謂納牲而納亨者謂合亨之後羹定之初薦孰未食之前盛之於俎先以告神於堂也祭禮血腥之屬盡敬心耳要以孰爲正大夫士之祭也自薦孰始故特牲少牢皆曰饋食漢親耕及貙劉祭先虞先虞吕特牲如饋食但薦孰而不薦腥故有納亨而無納牲不再言納者以此穆答者猶嗣舉奠皆天子諸侯之禮大夫之子不舉奠辟諸侯舉奠者尸未入祝酌奠奠於鉶南天子奠斝諸侯奠角上嗣舉之故曰舉奠君之上嗣爲穆迎牲入廟與君對共牽牲尊君之適也說者以穆爲子姓失之矣牽牲在祭初舉奠在祭末天子諸侯皆將儐重故惟上嗣得與焉五官牽牲羞其肆肆者六牲之體是爲納亨諸子正之司士割之王親匕之太僕贊之御僕登之

南齊太常丞蔡仲熊議郊堂之禮引東京禮儀志云天郊夕牲之夜夜漏未盡八刻進孰明堂夕牲之夜夜漏未盡七刻進孰進孰者納亨也則晝漏未盡納牲明矣　先是納牲卿大夫序從而已及入廟繫牲於碑卿大夫祖而封毛取血入以告神於室此所謂贊王牲事者一當朝踐之節一當饋食之時獨言納亨者舉其正也

〔小宰〕掌王宮之糾禁　十寶註讀爲鄭

周官干寶注已亡劉昭注漢志間引其語如秋官夜士云若今都候之屬天官少宰云若御史中丞案左右都候主劒戟士徼循宮以況夜士可也而少宰全不類中丞特以其在殿中密舉非法有似小宰掌王宮之糾禁遂以中丞當之決非康成之語

其爲干注無疑今皆雜於鄭注賈公彥之無識也詩信南山正義引太宰納亨注云納牲將告殺謂鄉祭之晨劉昭亦以爲干注曾子問正義引太宰納亨謂祭之時唐人正義非出一手兩處不同則劉昭所謂干注者抑或然乎至若以司門爲如今校尉太僕爲若漢侍中皆干注也而舞師望舞云望赤草染羽爲之用假色者欲其有時而去以爲鄭注今本鄭注無之而干注英蕩及弧旌枉矢吾取焉云枉矢象妖星非其義也枉謂枉直蓋枉矢於弧然八矢配六弓枉矢居其首康成云取名變星飛行有光若今飛矛矣則干說亦未爲得也孔穎達曰鄭司農解九數之名書本多誤云今有重差句股者重差即差分也去旁要而替以句股爲漢之九章馬融干賓等更云今有夕桀各爲二篇未知所出然則干注本馬融今皆雜于鄭注矣

以敘聽其情

六敘正羣吏曰正其位作其事受其會三者臣之所以事君曰進其治制其食聽其情三者君之所以體臣注云情爭訟之辭非也邇臣守和安得有爭又焉用訟且不心競而力爭晉之公室所以卑也曾謂先王之世而羣吏有爭訟者乎愚案詩東山之序曰君子之於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也故東山之卒章極序其情樂而戲之采薇遣戍出車勞還杕杜勤歸一則曰憂心孔疚再則曰我心傷悲君子能盡人之情故人忘其死而四牡勞使臣之來也乃曰是用作歌將母來諗諗告也君勞使臣述敘其情故作此詩之歌以養父母之志來告於君蓋有告者必有聽者有告而無聽于是祈父刺宣王不敢斥王而呼祈

父曰祈父亶不聰當是時小宰之六敘廢而在朝無復有聽其情者矣曰亶不聰者責其不能聽也先王之於羣吏既進其治以書其勳復制其食以厚其養又聽其情以悅其心所謂體羣臣者可謂至矣情見乎詩大史序之王者不作而詩亡詩亡而王迹息者以此大戴禮公曰今日少閒我請言情於子子慼焉變色遷席而辭曰君不可言情於臣臣請言情於君公曰吾度其上下咸通之子曰可爲家不可爲國上失政政出自家門臣故曰君無言情於臣君無假人器君無假人名此非孔子之言而託之者也古之盛世君臣上下皆得言情何嫌何疑而云不可且魯之有名無情也久矣及哀公而愈甚公患三桓之侈三桓亦患公之妄也故君臣多閒而上下之情不通誠能度其上下而咸通之則君與民合爲一心臣與君孚爲一德又何患乎三桓乃不通其情而更益其妄於呼此公之所以終孫於邾也

韓詩外傳言人主之疾十有二發而隔居其一焉下情不上通謂之隔管子亦言國有四亡其二曰塞曰侵塞者下情不上通侵者下情上而道止誠能以敘聽其情則通而不隔行而不塞誰得而寢之

傳別質劑要會

小宰八成有傳別書契質劑要會之名傳別故書作傳辨杜子春讀爲傳別案荀子性惡篇辨合符驗思謂辨猶別也合猶傳也傳別猶辨合也蓋辨而別之爲兩合而傳之爲一如符節然案質劑左氏謂之質要荀子謂之質律詩謂之質成言可奉爲

法律而事由之要結而成也不徒賈用之旅師平頒興積斂之民而散之民亦憑質劑以爲信焉六鄉役民以上劑六遂役民以下劑劑者州里之役要而司空之辟也要者合要故左氏謂之質要辟者法律故荀子謂之質律又旬計曰日成月計曰月要歲計曰歲會皆名爲質王制所謂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冢宰齊戒受質是也又獄之要辭亦名爲劑大司寇以兩劑禁民獄是也故詩謂之質成然則傳別質劑要會三者皆書契之別名也易林云符左契右相與合齒所謂辨合符驗者即此應間云萬方億醜并質共劑章懷注云質劑猶今分支契也兩書一札同而別之簿書最目獄訟要辭皆名曰契合齒分支列子云宋人有遊於道得人遺契者歸而藏之密數其齒曰吾富

可待矣注云刻處似齒釋名曰券券也刻也刻識其數也管子貸粟米者有別券五穀以平賈取之定其券契之齒九家易曰契刻也大壯進而成夬金決竹木爲書契象契一作挈漢有租挈及延尉挈令韋昭曰在板挈也

〔宰夫要凡目數〕

宰夫八職其四要凡目數注云要若歲計凡若月計目若日計愚謂三者皆數也數分爲目目最爲凡凡合爲要皆謂之數管子曰君發其明府之法瑞以稽之立三階之上南面而受要八職首曰要即此荀子曰官人失要則死州里役要邦國比要皆名爲要車之進退其要在轄戶之開闔其要在樞設轄而車行立樞而戶轉周官之要在六官六官之要在天官舉一法明一

指以兼覆之並照之而觀其成者也是故冢宰治之司會攷之天子齊戒受之亦曰質是爲質要春官御史掌贊書凡數注云自公卿以下胥徒凡數及其見在空缺者愚謂凡卽官成之凡數卽官常之數凡者大共名也數者大別名也推而共之爲凡推而別之爲數其義難知其數易知失其義守其數謂之有司讀其書不知其說謂之誦數之儒蓋凡則其總而數則其緒焉爾目者都目漢有司徒都目司徒總領綱紀故有都目壹引其紀萬目皆起壹引其綱萬目皆張都卽數之凡目乃數之目也有要而後有凡有凡而後有目有目而後有數尊者治約卑者治詳有形埒者人皆見之有篇籍者世共傳之所謂數也釋數而任智者窮弃數而用才者凶數出於道道出於天王者體天

而數立百官守數而道存一衍而廣焉三百三千反而歸於一協於極隋牛弘嘗問劉炫曰尚官士多而府史少今令史百倍於前而益不治何也炫曰古人委任責成歲終課殿最案不重校文不繁悉府史之掌要目而已今之文簿常慮覆治鍛煉甚密萬里追證百年舊案故諺曰老吏抱案死古今若此之相懸也而唐張九齡亦云吏部條章動盈千萬刀筆之吏辨析毫釐胥徒之猾緣隙而起然則要凡目數古得之簡今失之繁地官質人凡治質劑者國中十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國朞期內聽期外不聽所以絶民之爭訟且息文書也故邦國雖遥以朞爲斷安得有百年不決之案乎

胥掌官敘以治敘

府掌契史掌書徒掌令皆有專主獨胥掌敘若無所專契以治藏書以贊治令以徵召皆有職事獨敘以治敘若無所職何也康成讀胥爲諝有才智之稱賈公彥則謂易有歸妹以須天文有須女屈原之姊名女須胥與須通康成亦以注易矣愚案說文胥作疋或曰胥字其象爲足其義則記也從爻從烹則爲疏皆疏通之義古文詩大雅作大疋樂官有大胥蓋以此詩云以雅以南文王世子云胥鼓南然則雅與胥通也故爾雅一作爾疋天之道地之理人之紀無不疏通故曰胥胥者雅也正也訓也訓其文正其名以合於雅乃得其敘事得其敘之謂訓而大行人諭書名聽聲音則屬瞽史諭言語協辭命則屬象胥吾儒詁訓之學皆從此出焉樂正授數司成論說非是則不能

通也是故先王之世在官有學古之吏在朝有道古之儒攸敘者倫時敘者罰惟敘者功萬事萬物各有秩敘而不亂及周之衰淫文破典則有孔子雅言以正之其道得以復明而詁訓之師授受不絕猶古之象胥也秦掃而更之滅書簡之文弃先王之語由是青黃變色馬鹿易形事物盡失其敘而天下亂矣契有質要契之敘也書有凡數書之敘也令有甲乙令之敘也胥得兼之故若無所職無所專而有才智之稱日月以敘時載辭以敘信五物以敘事百物以敘財十輝以敘降雨旌以敘和三市以敘地九嬪以敘御凡事皆有敘而官吏之六敘以正羣吏者胥實治之而閻胥掌觸市胥執度大胥正舞位小胥正樂縣象胥傳言協禮雖有才智不亂舊章荀子曰法則度量刑辭圖

籍不知其義謹守其數父子相傳不敢損益王公持之百吏守之以取祿秩焉所謂敘也是故其人雖亡法存故府維胥敘之各得其所羣雅之材一百有五道備後王事從先古典論曰劉表諸子好酒造三爵大曰伯雅中曰仲雅小曰季雅案雅一作盉方言曰盉楊也秦晉之郊謂之盉郭注云所謂伯盉者也伯盉即伯雅則大胥小胥即大雅小雅明矣詩曰籩豆有且侯氏宴胥太元曰不宴不雅禮樂廢也然則宴胥猶宴雅歟

徒掌官令以徵令

宰夫八職曰治要曰治凡曰治目曰治敷曰治藏曰贊治曰治敘曰徵令獨令曰徵餘皆曰治及贊而已康成謂徵令趨走給召呼非也徵令者小司徒行之司書逆而考之皆國之政教而以召呼當之誤矣宰夫掌禁糾令及百官府之徵令而敘羣吏之治故以治敘委之胥徵令委久之徒徵令者傳王之令也韓非曰當世之行事都丞之下徵令者奉君令詔卿相不辟尊貴不卑賤然則戰國徵令以都丞猶周之徒也案晉有都令史八人與左右丞總知都臺事梁置五人謂之五都令史總領眾局方軌二丞故曰都丞其名起於戰國即漢之令史能通蒼頡史籀篇者補之其職主書後世改用士流始重其選在周則府史胥徒而已都丞雖卑令史雖賤而以之徵令則令之行也猶雷風之鼓萬物也是故出之王爲命內史書之太僕與小臣出入之藏之官爲令御史贊書之宰夫與其徒掌而徵之徵猶召也若後世尚書召板徵猶神也莊子曰明者爲使神者徵之言無往而不應也是故節爲徵信命爲徵令徵令猶申令也申令振鐸夏有遒人遒人狗于路徒從小宰狗于朝鄉師職云凡四時之徵令有常者以木鐸

徇于市朝

〔宮正〕〔廬舍〕　總衰

大喪宮正授廬舍辨其親疏貴賤之居荀子曰吉事尚尊喪事尚親故欲辨貴賤先辨親疏既序親疏又分貴賤同一居廬或宮或祖或隱或顯貴非人君則祖之親非適子則隱之尚親而兼尚尊也書云高宗諒陰諒讀爲梁陰一作闇范宣曰所以知諒闇爲凶廬禮葬爲杜楣楣則梁也葛洪曰橫一木長梁於東壉下著地以草被之既葬則翦去草以短柱柱起長梁謂之杜楣楣一名梁既葬泥之障以避風康成讀闇若鶉鵪之鶉（烏甬反）闇謂廬也廬有梁謂之楣卒哭之後前翌屏柱楣故曰諒闇愚謂古之閻今之庵也釋名云草屋曰蒲又人謂之庵庵掩也所以自覆掩也誅茅爲屋謂之翦屏非庵而何庵讀爲陰猶南讀爲任古今異音廣雅庵與廬皆舍也倚廬不塗既葬塗廬塗近乎堊釋名云堊亞也次也先泥之次乃飾以白灰康成謂堊室者屋下壘墼爲之蓋柱楣倚壁爲一偏壘墼成屋爲兩下然則既葬塗之既練壘之加堊既祥又加黝總謂之廬故尚書大傳曰高宗有親喪居廬三年此之謂也唐禮小祥毀廬爲堊室堊猶廬也焉用毀哉然則大夫居廬士居堊室何也曰非親且貴者不廬廬嚴者也不言不笑謂之嚴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非親且貴者乎言而後事行及身自執事者皆不廬故曰大夫居廬士居堊室言士疏且賤必身自執事而後行者故不廬也說者謂朝廷之士居廬服斬都邑之士居堊制周失之矣孔安國

以高宗三年不言故曲爲之說曰諒信也陰默也古訓兼音義以信默訓諒陰似失其音何晏集解弃鄭取孔杜預遵之遂謂人君既葬不居廬以此注春秋左傳豈非春秋之舉人乎白虎通曰婦人不居廬天子七日諸侯五日卿大夫三日而成服居中門外東壁爲廬司服職云凡喪爲天王斬衰親疏貴賤一也周之東遷威德不加於四海於是有諸侯之大夫爲天子總衰既葬而除之禮婦爲舅齊衰而子柳使其妻總衰當時皆以爲非禮矣諸侯之大夫亦以之服至尊而謂之禮則愚未敢信釋名云總惠也齊人謂涼爲惠言服之輕細涼惠也以輕涼之服服至尊蓋自衰周始縣子曰紛衰總裳非古也

宮伯　士庶子均秩均叙　庶子猶餘子

宮伯之士庶子宮正之衆寡內宰之人民一也凡在版者行其秩叙作其徒役月終則均秩歲終則均叙猶漢之衛卒唐之府兵也漢之衛卒每一歲而更師古曰音工衡反更音工更猶今之上番衛司馬掌之每當交代天子行幸曲臺臨饗而罷焉唐之府兵宿衛者皆番上兵部以遠近給番自五百里爲五番至二千里爲十二番皆月上然則月終均秩者猶府兵之月上歲終均叙者猶衛卒之歲更蓋番上更休皆有秩叙各得其均地官鄉有均人主徒役謂之公旬旬猶均也三年大比則大均故春官有大均之禮以恤衆論語爲力不同科馬融曰爲力者力役之事有上中下三科謂歲有豐凶地有遠近時有久暫周衰政失力役不均故孔子傷之公旬之有均也力役之有科也鄉師作秩叙以此宮伯行

秩敘行以此斂右者兵出於民容民畜眾謂之師故曰夫家眾寡又曰人民虎賁掌虎士司右掌勇力之士皆人民也入則衛於宮出則耕於野三時不害而兵亦足其秀者糾其德行教之道藝皆彬彬乎有儒者之風其桀者去其淫怠斥其奇衺而無勇悍不馴之氣宮正爲之版籍其名內宰爲之圖畫其象邦有大事作而令之是爲王之爪牙及宣王之末六鄉之士不滿六軍乃取王之爪牙以充之由是調發轉移不以其地番役更代不以其時至不能養其父母而祈父之刺興矣祈父主封圻宮伯主宮殿父猶伯也王之爪牙謂士庶子之守城郭者廛所止居廛所底止言秩敘之不均也然則祈父益夏官之掌固與右者卒謂之士庶子猶餘子也呂覽齊宣相與戰平阿餘子得戟亡矛說苑佛肹以中牟叛城北餘子五伍衣人鼎戰國策燕趙久相攻餘子之力盡於溝壘右之鬬士三百曰餘子周書曰成年餘子務藝儉年餘子務穡大荒餘子倅焉理蓋即九職之閒民宮正所教宮伯所作之士庶子說者以爲公卿大夫之子豈其然乎秦爵有公士越軍有敎士楚師有都君子說者謂公士乃有爵之步卒敎士乃教練之精兵近乎周之士庶子都君子乃都邑之士君所子養而有復除近乎周之國子故國子則授之車甲司馬弗征而士庶子則猶有徒役之事焉或衛王宮或守城郭或屬都家王宮有糾禁城郭有守政都家有戒令蓋皆以秩敘行之者也有卿大夫之庶子有民之庶子爲國卿大夫之庶子爲國子遊倅之所存民之庶子爲國胥餘閒之所養而衛王宮守城

郭屬都家謂之士庶子軍行則從歲終則饗有功則勞死則弔焉葢所謂國弼歟而朝大夫都則之庶子在府史之下則胥之職也而以卿大夫之子爲之則胥非賤吏可知矣趙左師觸龍願以其少子補黑衣之缺以衛王宮則知戰國時衛王宮者皆卿大夫之庶子即夏官諸子職所謂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太子文王世子篇所謂公若有出疆之政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宮公族之無事者國之貴遊子弟也王之庶子眡刻國之大夫王充曰吏衣黑衣宮闕赤單然則漢之衛卒皆服絳襌衣矣周尚赤葢亦服赤歟莊子秋水篇有壽陵餘子司馬彪云餘子未應丁夫葢謂閒民也管子問篇曰餘子仕而有田者今人幾何人餘子之勝甲兵有行伍者幾何人然則閒民者非餘子之未仕而無田亦無行伍者乎呂覽報更篇曰張儀魏氏餘子也平阿壽陵魏氏皆地名則餘子爲閒民信矣古曰餘子漢曰分子洪氏隸釋載北海相碑弱冠不鳴分子還養耿勳碑修治狹道分子効力義井碑陰稱分出分故曰分子古之閒民也晉夏侯伸御別傳自稱會稽北海閒民明閒民即漢之分子矣

膳夫王卒食以樂徹於造　王曰舉齊曰三舉大喪不舉

膳夫職王卒食以樂徹於造大祝職注云故書造作竈然則古文造竈通矣吳越春秋勤馬銜枚出火于造閒行而進案造吳語作竈所謂係馬舌出火竈龜策傳灼鑽之處亦以造名注造音竈本此玉藻天子皮弁以食日中而餕諸侯朝服以食夕深衣注云餕者食朝之餘天子言日中諸侯言日夕互相挾故王

夕食則徹於竈以便褻溫而供日中及夕之餕也賈疏謂徹於造者不重進失之矣以樂徹者荀子曰天子曼而饋雍而徹淮南子曰鼙鼓而食奏雍而徹鼙鼓者王大食之所奏也古者人君食皆用當月之調以取時律之聲使不失五常之性調暢四體令得四氣之和故天子食飲必順四時有食舉樂所以順天地養神明說者謂徹饌奏雍津潤已竭其不然乎雍和也奚其竭白虎通曰平旦食少陽之始也晝食太陽之始也餔食少陰之始也暮食太陰之始也是爲四飯樂者德音功成乃作以之佾食者明天子至尊非功不食非德不飽王日一舉者康成云朝食也謂王日四飯惟朝一舉日中及夕皆餕其餘齊日三舉者且也晝也餔也司農云齊必變食變者改常饌更而新之潔

滿其氣而已賈疏謂三舉者三太牢亦失之五穀者民所仰君所養故五穀盡升則五味盡御于王不盡升則不盡御一穀不升謂之饉二穀不升謂之旱三穀不升謂之凶四穀不升謂之餽五穀不升謂之饑凶饑存乎國人君徹鼏食大荒不舉者凶饑也一穀不升徹鶉鷃二穀不升徹鳧雁三穀不升徹雉兔四穀不升損囿獸五穀不升不備三牲玉藻朔日太牢朔日猶齊日也視朔朝廟必齊賈疏謂朔日當兩太牢膳夫職文不具則又何據而云然也大喪謂后世子之喪春秋晉荀躒如周葬穆后既葬而宴宴必奏樂故曰宴樂叔向以爲非禮則晉悼公既葬平公與諸侯宴于溫魯小君穆姜既葬襄公與晉侯宴於河上其爲非禮益顯矣愚謂言大喪則兼包小喪王爲三公六卿

錫衰諸侯總衰大夫士疑衰皆小喪也子卯尚稷食菜羹王服衰而殺牲盛饌有是理乎則小喪亦不舉可知也大司樂諸侯薨令去樂大臣死令弛縣

　　冏脩之頒賜皆掌之

廛人職凡珍異之有滯者斂而入於膳府注云珍異四時食物久則瘦臞臞一作腊腊音脩腐敗故買之入膳夫之府所以紓民事而官不失實愚謂膳夫掌肉脩之頒賜廛人斂而入於膳府者所以供王之頒賜也太宰掌九式必有分頒內饔選百羞不忘好賜皆所以恤下推恩故饗飲之禮觴不下徧君不嘗羞殺不下浹上不舉樂由余曰堯米不腐則左右親芭苴時有筐筥時至則羣臣附官無蔚藏臞陳時發則戴其上故禮國有饑人人主不

殮所謂珍異之有滯者皆臞陳之物以時斂而發之則官無蔚藏而澤亦得下流焉是以祭必有餕尸餕神餘臣餕君餘賢餕貴餘下餕上餘上有大澤惠必及下煇胞翟閽至賤之吏皆得食其餘則境內之民必無凍餒者矣世稱中山以羊羹亡國非也饗士大夫而羊羹不及其司馬貴者且猶不及況其賤者乎則境內必多凍餒國焉得不亡晏子之魯朝食有豚晏子曰去其二肩去藏也及晝進膳則豚肩不具侍者曰亡之矣我能得其人晏子曰止吾聞藏餘不分則民盜豚肩雖小漫藏之招也故積多不能分謂之吝吝列四惡古者聘賓歸饔餼牢及瘦車言以分人無不辯也曾謂晏子未聞禮乎鄉師以歲時巡國及野而賙萬物之蕃阨凡有天災民病司

救又持節巡行而以王命施惠晉之復霸也上無滯積下無困人闔廬治吳天有菑癘親巡孤寡共其乏困說者以爲小惠然皆本於周官

庖人膳膏　十二辰之禽

牛膏膟犬膏臊雞膏腥羊膏羶鄭說則然晏子春秋曰食魚無反惡其鯹也說文引周禮膳膏鯹凡鮭鯹从魚者皆言魚則許氏以膏鯹爲魚膏矣又胜臊从肉者爲犬豕犬膏臭胜豕膏臭臊鄭司農如之杜子春反之皆言犬豕獨康成謂雞膏胜以爲雞屬木秋木休廢犢廢物成而充得氣尤盛故用休廢之脂膏爲膳其說不知出何書也又腥从星音蘇佳切與胜从生音桑經切者不同腥謂星見食豕令肉中生小息肉康成亦云肉有如米者似星今驗之良然則腥乃豕肉之不可食者膳膏腥當作胜俗通作膟滷傳已久不可復正矣呂覽云三羣之蟲水居者腥肉獲者臊草食者羶滅腥去臊除羶必以其勝繁露亦云凡物乘泰而生厭勝而死飲食臭味亦有所勝有所不勝不可不察膳以冬美甘勝寒芬以夏冬成苦勝暑得天地之美而四時和益其法掌於食醫者歟月令五臭無臊故春臭羶內經五臭無羶故春臭臊則臊類於羶也繁露夏祭先亨商祭先臊則又胜臊同類矣月令冬臭朽內經冬臭腐說文朽作殀腐也腐之言無也氣若有若無爲殀或从木獨秋臭腥故秋膏腥月令內經與周官皆合蔡邕注月令以爲十二辰之禽五時所食者家人所畜丑牛未羊戌犬酉雞亥豕而已春木勝土故春食未羊

夏火勝金故夏食酉雞季夏土勝水當食豕而食牛者四行之牲無足以配土德故季夏食牛秋金勝木而虎屬寅冬水勝火而馬屬午虎非可食而禮不以馬爲牲犬豕無角其類也故以其類爲食焉麥爲木菽爲金麻爲火黍爲水各配其牲雖有此說而米鹽精粹不合於易卦之禽及洪範傳五事之畜近似卜筮之術故予畧之愚案十二辰之禽先儒無說大司馬喪祭奉詔馬牲則馬亦牲也而云禮不以爲牲豈膳夫六牲獨無馬歟淮南子禾春生秋死豆夏生冬死麥秋生夏死則又以菽爲火麥爲金（康成謂黍爲火麻爲金菽爲水稷爲土麥爲木木雞火羊土牛金犬木豕孔氏以爲陰陽取象多塗故午爲馬酉爲雞不可一定也賈氏亦引易說太山失金雞酉嶽亡玉羊則羊屬火又屬金矣）古有乘馬有食馬穆天子傳獻食馬三百是也食無馬牲自秦漢始易林曰三年生狗以戌爲母又曰黃獹生狗白戌爲母是金犬生於戌土推之十二禽皆然許叔重曰古文亥爲豕與豕同則十二辰之禽起於古矣

〔甸師蕭茅〕

甸師祭祀共蕭茅鄭大夫云蕭或爲茜讀作縮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滲下去若神飲之故謂之縮縮滲也案縮說文作茜云禮祭束茅加於祼圭而灌鬯酒是爲茜象神歆之也其說與鄭大夫同而引左傳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茜酒爲證然則縮酒縮酌皆當作茜从酉从草義見乎文假借作縮音是而義非矣夫茅牡蕤而秀荄其根葯綑爲索漚爲菅束爲屯表爲藉覆地曰藉封土曰葅苫屋曰茨束矢曰握蓋鼎曰鼏或

折以下或執以招或以爲旌或以爲屏花赤者蔓毛刺者菁三
春者靈及其用之於祭也其名二曰茁其義三曰藉曰滑
曰灌藉也者祭以之承也滑也者酒以之涪也灌也者神以之
歆也包于匰藏于館實于篚茁不兼茜茜得兼茁士以上祭皆
用茁非天子不名茜王祭不供聲罪討之正其名也杜子春破
茜爲蒨失之矣艾蕭何物而居其上乎或曰茜讀爲蒨猶箭讀
爲簫則合蕭茅爲一物矣豈其然愚謂其音同其物異地員篇
曰蕭下於薛薛下於萑萑下於茅

鼈人掌取互物以時籍魚鼈龜蜃凡貍物

鼈人掌取互物以時籍魚鼈龜蜃凡貍物鄭司農謂籍者以杈
刺泥中搏取之愚案說文籍刺也說本司農魯語作𥳑𥳑魚鼈以爲夏

莊子作擉冬則擉鼈於江刻子作籍牢籍庖厨之物韋昭謂𥳑揳也殷敬順
釋文謂籍本作籍以木竹圍繞而刺之籍讀爲柵柵木欄也愚
案說林訓踦者扣舟謂偵柴水中魚聞扣舟聲藏柴下擁而取
之周頌所謂潛尒正所謂橆籍非厜非橆乃西京賦所謂叉蔑
之所攙捾蔑與籍音義同鼈甲角蒼獨二切東京賦云琲瑁不蔑謂貍物
也秋官有碧蔑氏蔑謂叉取之司農讀爲爵蔑之蔑蔑鳥
之巢猶魚之穴故取之名同挺叉來往似無柵欄列子牢籍
亦非貍物殷說誤矣司農云互物謂有甲蒻胡胡猶互也見釋名
蒻猶曼也互物之甲斂張開闔其狀曼曼然故曰蒻胡脩廛圜
蠃其類皆然月令其蟲介高誘注曰介甲也象冬閉固皮漫胡
也蒻曼漫音同義亦通互一作沍左傳固陰沍寒沍一作涸讀

爲互言閉之固也戰國策蚌方出曬鷸啄其肉蚌合而箝其喙鷸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兩開也開爲雨閉爲萬兩康成謂貍物鱳刀含漿之屬釋魚云黔鱳刀蚌含漿案鱳刀黔魚也一名刀魚飲而不食九江有之貍藏之物其出以時蓋謂魚之貍者多此類不獨龜蜃爲然含漿乃蛤耳非與魚同類其爲貍物則一也賈疏失之一說箸與椓通曹大家東征賦椓蠡陳思王遷都賦椓豕蠡蛩皆謂取互物也椓一作涿秋官有壺涿氏其官掌除水蟲與鼈人皆下士一除之一取之凡邦之箸事二官兼掌之者歟康成謂涿擊之也故書涿爲獨司農讀爲濁音與涿近書亦或爲濁愚謂濁與獨音同古文通箸蔟椓獨文雖異而音義皆同也地名涿庶此一名濁鹿索隱曰古今字異戰國策不雨而春秋後語以其音不諧爲不雨春秋誤爲不雨而春秋後語以其音不諧

遂更之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必見蚌蒲其可笑如此

疾醫癘疾

癘疾者四時之鬱氣也川鬱發於春火與土鬱發於夏金鬱發於秋水鬱發於冬是謂癘疾春氣在頭故病癘首其病有端三陽受寒伏留不去頭痛員員人連在腦腦逆而酸說文酸痛頭痛所謂痛首疾也寒涼者脹溫熱者瘡故夏病痒瘍風行脈裔肌膚憤膹散於分肉因有不仁所謂痒瘍疾也金肺受邪形弱氣爍一觸秋金遂成風瘧身之衛氣日夜循行邪客風府與衛交爭故有瘧寒疾也陽氣不藏故冬病欬五行傳謂欬者口吞痂木診金非也四時皆有之月令夏多欬心與脾欬也周官冬有嗽腎欬也陰下陽上諸陽

上浮氣逆而喘無所歸休故有嗽上氣疾也形不足者溫以氣精不足者補以味或收使斂或散使宣緩急燥潤或與或堅贊其運氣資其化原而五穀得天地之和其味尤美而完焉故食歲穀以安其氣全其眞食間穀以去其邪保其精而病有久新方有大小藥有厚薄惡石氣勁必伐天和芳草氣美其毒滋多不輕服也佐以所宜以平爲期毋增其氣氣增而偏偏則受傷天絕天年所謂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者如此時氣爲客藏氣爲主胃氣爲宗精氣爲榮悍氣爲衛邪氣爲淫主客平則氣和榮衛通則氣順歸於其宗邪淫自正反是乃病感邪則甚氣有所積有所聚積氣爲陰陰伏而沉不離其經聚氣爲陽上下無常莫知其鄉麤於形流於血氣血離居形氣相失肺氣絕尺澤竭心氣絕神門閉必結反肝氣絕大衝歇腎氣絕大谿溏胃氣絕衝陽滅故動氣而知其藏也所謂以五氣眡其死生者如此五聲者氣之籥五色者氣之華也角聲爲呼徵聲爲笑宮聲爲歌商聲爲哭羽聲爲呻心爲噫肝爲語腎爲欠爲嚏胃謂噦肺爲欬聲微者氣奪聲不發者氣濕語言不擇者氣亂聲嘶者弦絕聲陽一介反者病深故聞而知之者醫之聖也所謂以五聲眡其死生者如此色之見也有淺有深病輕者見淺有枯有澤內敗者色枯黃赤爲熱白爲寒青黑爲痛黃如枳實青如草茲赤如衄血白如枯骨黑如炲此五色之見死也黃如蟹腹青如翠羽赤如雞冠白如豕膏黑如烏羽此五色之見生也所謂以五色眡其生死者如此蒼主肝竅於目赤主心竅於耳白主肺竅

於鼻黑主腎竅於口見淮南子一說腎竅耳心竅舌非竅也故以耳屬心焉是謂九竅蓋精神之戶牖外爲表而內爲裏開閉張歙各有經紀則所謂變者可知也人身有三部部有三候上部胸至頭中部膈至臍下部臍至足三部各有天地人三三而九神藏五形藏四合爲九藏故曰平八索建九紀八索者八體首也腹也足也目也口也耳也手也九紀者九藏頭角也耳目也口齒也肺也心也胸也肝也脾胃也腎也精其術者以九竅之變九藏之動與五氣五聲五色兩而參之魏文侯問扁鵲曰子兄弟三人孰最善爲醫扁鵲曰長兄最善中兄次之扁鵲爲下魏文侯曰可得聞乎扁鵲曰長兄於病視神未有形而除之故名不出於家中兄治病其在毫毛故名不出於閭若扁鵲者鑱血脈投毒藥副肌膚而名出聞於諸侯俄讀爲胡與家閭同音魏文侯曰善說者謂上醫眠神中醫眠氣下醫眠色非也凡物有氣而後有神有神而後有色神者氣色之精集於珠玉爲光明雨而參之不言神而神在其中矣抑又聞之四時之診氣關乎政令而以德化爲轉移故曰政令者氣之章德化者氣之祥災害者傷之始變易者復之紀醫術也其通於天道者乎管子酸生脾鹹主肺辛主腎苦主肝甘主心五藏具而後生肉脾生腸肝生革心生肉五肉已具而後發爲九竅脾發爲鼻肝發爲目腎發爲耳肺發爲口心發爲舌所謂神藏五者肝藏魂心藏神脾藏意肺藏魄腎藏志也一說五藏有七神謂脾藏意與智腎藏志與精并三藏爲七府有六而三焦一府主持諸氣有名無形不屬五藏三陽在頭故受寒則頭痛呂氏春秋曰鬱處頭則爲腫爲風

瘍醫以五氣養之

瘍醫療瘍以五氣養之注云五氣當作五穀非也史記軒轅治五氣說本內經岐伯曰天食人以五氣地食人以五味五氣入鼻藏於心肺五味入口藏於腸胃味有所藏以養五氣氣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五色修明音聲能彰此五氣之和使然也五氣不和結爲五變不發不洩其氣外溢肉潰皮拆面目浮腫肌腠瘡瘍五色不明五聲不彰此五氣之診使然也故療瘍者抑其運氣贊所不勝折其變氣先取化源同天氣者以寒清化同地氣者以溫熱化無犯司氣無犯間氣之上下爲司左右爲間司氣以紀歲間氣以紀時先時而至爲有餘命曰氣淫後時不至爲不及命曰氣迫氣之勝也微者隨之甚者制之氣之復也和者平之昊者奪之安其主客適其寒溫佐以所利資以所生是爲得氣無失病機謹候氣宜不可過之以平爲期此非以五氣養之之法歟春氣在左秋氣在右夏氣在前冬氣在後長夏氣在中至高之地冬氣常在至下之地春氣常在必謹察之是故五氣不明五治不分失時反候邪僻內生工不能禁也氣有六而云五者少陽與少陰同法（厥陰少陰少陽太陰陽明太陽爲六氣）

祝藥猶行藥　劀殺猶砭割

瘍醫祝藥康成云祝當爲注讀如注病之注釋名云注病一人死一人復得氣相灌注也古文假借多取音同函人甲屬匠人水屬注皆云屬讀爲注音同古文通左傳鄇韋之跗注賈服皆云注屬也是左傳之注即函人之屬故荀子注纊（注一作經）注與屬同義離騷奔屬屬與注同音學者不明六書乃謂康成好破字

不亦異乎氣相灌注謂之祝藥不獨瘍醫爲然墨子非攻中篇
曰今有醫於此和合其祝藥之於天下之有病者而藥之萬人
食此若醫四五人得利焉猶謂之非行藥也故孝子不以食其
親忠臣不以食其君然則祝藥猶行藥也王半山以爲祝由誤
矣刪本墨子無祝字宋人以意刪出之祝藥劑殺瘍醫之術太元從之次七曰拂
其惡從其淑雄黃食肉測曰拂惡從淑救凶也達之次七曰達
于砭割前亡後賴測曰達于砭割終以不廢也此言瘍醫之術
甚精劑殺猶砭割注藥以食其肉惡去而善生前雖亡後實賴
之以此救凶終以不廢內經癰瘍宜砭石古者以石爲鍼謂之
砭劑以砭殺以藥是爲劑釋名曰州注也郡所注仰也古州與祝同音故皆讀爲注史記秦隱注
云注音丁救反御覽引釋名注病也古州
作疰祝由說文作祝禜音相近也

禮說天官二

酒正五齊三酒

學海堂
吳惠學士士奇著

五齊一日泛二日醴三日盎四日緹五曰沈釋名云沈齊浮蟻在上沈沈然也鄭云成而滓浮如今宜城醪矣釋名亦云宜城醪蒼梧清言一清一濁也泛一名醨說文云醨泛齊也醪汁滓酒也釋名云醴禮也釀之一宿而成有酒味而已醴一名酢詩無酒酤我毛傳云酤一宿酒也鄭云如今恬酒矣高誘云醴以蘖不以麴濁而甜中山經曰其祠蘖釀注云以蘖作醴顏師古謂醴少麴多米非也醴不以麴高說得之釋名盎者溢溢然濁色也盎說文作醠亦云濁酒鄭云蔥白色如今鬱白矣鄭讀爲

醴廣雅云醴酒也宋孝武四時詩所謂白醴解冬寒也釋名云緹者色赤如緹也鄭云成而紅赤如今下酒矣詩釃酒有衍說文云釃下酒也謂瀉酒以筐賈疏云若今糟牀矣釋名云沉者濁滓沈下汁清在上也鄭云成而滓沉如今造酒矣沉一作澄則清可知也南都賦十旬兼清疑卽此三酒一日事二日昔三日清釋名云事酒有事而釀之酒也鄭云事酒今之醳酒皆新成也釋名醳酒云久釀酉澤似非新成一名舊醳鄭云舊醳謂昔酒則新爲事酒矣醳之言澤也故醳一作澤昔酒今之酋久白酒清酒今中山冬釀接夏而成內則酒清白注云白事酒昔酒也酒色清明謂之明酌五齊之醴爲濁三酒之事爲新皆卒造之酒故沸醴以事其味尤相得也醆酒況於清注云盎齊差清故和之以清酒則泛醴爲尤濁矣其用之祭祀則酒正凡祭祀以法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酒人掌爲五齊三酒祭祀則共奉之然則造之者酒人辨之者酒正有式有法凡祭祀皆然也學者見禮運有醴醆醍澄而無泛遂謂禘用四齊惟大祫備五齊三酒時祭用二齊醴盎諸侯禘用二齊時惟一齊盎而已時小於祫誠然祫大於禘豈其然盎一作醠說林訓曰清醠之美盎未況濁既況清宋元豐禮以爲酒正八尊設而弗酌司尊彝六彝六尊設而酌之今太廟明堂請以泰尊實泛齊山尊實醴齊著尊實盎齊犧尊實緹齊象尊實沉齊壺尊實三酒皆爲弗酌之尊又以犧尊實醴齊象尊實盎齊犧西象東壺尊實清酒皆爲酌尊尊三其貳以備之置愚

謂尊皆不空五齊神所享故不貳三酒人所飲故益之是以尊
常滿貳者有數不貳者有量惟無算爵則無數無量爾宋禮有
酌尊有弗酌之尊則先儒之所未言也存以備攷禮記外傳曰
酒卑謂之齊者酒人和合之分劑之名
三酒者列於堂下臣下相酌酬酢之用

從獻

三酒有酌數五齊有器量其獻也必有從謂之從獻從獻之脯
燔亦如齊酒之有數量焉齊酒之數量酒正掌之脯燔之數量
量人制之祭祀之從獻有肝燔饗賓之從獻有脯醢天子諸侯
之祭禮亡以特牲饋食言之主人獻尸以肝從獻祝亦以肝從
主婦亞獻尸以燔從亞獻祝亦以燔從賓二獻燔從如初主婦
致爵于主人肝從燔從如初主人致爵于主婦從獻皆如初尸
酢賓長賓長獻祝及致爵于主人主婦燔從亦如初而無肝從
則禮殺於初矣獻賓及衆賓獻長兄弟衆兄弟及內兄弟雖無
肝燔兩從而有薦俎薦俎亦謂之從無從者加爵加爵非獻也
故無從則凡獻皆有從也獨獻佐食有脊無薦既下尸又下祝
從獻之俎設於階間豈非以其賤歟蓋從獻肝爲貴燔次之嗣
舉奠尸授肝佐食設豆醢肝宜醢也少牢酳尸牢肝用俎擩於
俎鹽言用俎明亦有用豆者故同一肝醢或在豆或在俎腊人
祭祀共豆脯則脯亦有在豆者矣康成謂脯非豆實豈其然乎
上大夫賓尸惟羞羊燔與豕燔而已無肝也賓尸禮殺於正祭
故無肝從則從獻尤以肝爲貴也饗賓從獻則天子之饗禮亡
今存者諸侯之燕禮饗終乃燕燕之初立而行禮則饗存焉饗

禮獻有從旅無從然當其獻卿也設席乃薦之及其獻大夫也則既獻乃布席薦之至徹俎升燕而後大夫祭薦所以別尊卑既燕而獻士畢乃薦士則士尤卑矣亦各就其位薦之故皆曰從獻賓醉而出必取薦脯重君賜也以所執脯賜鍾人於門內雷廣君惠也邾莊公與夷射姑飲酒出而閽人乞肉者以此射姑出不執脯奪杖敲閽無禮甚矣鄉之亡也宜哉內則有腶脩有析脯腶爲修析爲羹則脯有濡有乾濡者炙以飴蜜豉汁淹之脯脯然宜於豆乾者腶而捶焉乃施薑桂挺挺然宜於籩古者尚之冠醴子子取以見母昏醴宴賓取以反命贊醴婦婦取以授人然則晉兼燔而尚肝薦兼醢而尚脯皆曰從主於獻也食醴無獻酬故脯燔不設而大饗尚腶修脯以籩燔以俎皆肉

物也內饗辨焉詩曰如酌孔取箋云孔取謂度其多少凡器之孔其量大小不同所謂酌有數量也詩曰有兕斯首炮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箋云炮燔以爲飲酒之羞凡飲酒之禮既獻賓乃薦羞所謂從獻之脯燔也酌有淺深大小薦有長短多少肉從酒故薦從酌鄉射記所謂脯五臡臡長尺二寸似非定數必有等差漢祀岱宗脯長五寸則漢之脯短於古矣曲禮脯曰尹祭士虞記折俎一尹縮祭半尹是脯不徒爲豆實兼折以爲俎實也鄉射記祭半臡橫于上半臡猶半尹縮猶從俎橫設故橫于上者於人爲從謂之縮祭杜氏通典曰從獻上炙主人行禮風俗通曰祀岱宗作脯廣一尺長五寸祀訖取以肝主婦以肉謂之燔隨酒泰山君夫人坐前脯三十胸太守拜章傳送洛陽

酒人女酒　奚

秋官司厲掌奴其奴男子入于皐隸女子入于舂槀秋官皐隸百有二十人役辱事積任器助牽車漢律所謂隸臣地官女舂抗女槀皆有奚奄人掌之是爲舂槀而天官女酒女漿女邊女醢女醯女鹽女幕舂官女祧皆有奚奄人掌之名曰女奴亦曰宦女宦女者官婢也不獨給事舂人槀人總謂之舂槀若漢律之白粲鬼薪而酒人之奚多至三百則古之酒皆女子爲之益酒陰類祭先灌求之陰詩曰天立厥配配讀爲妃傳訓爲媲說文云配酒色也從酉妃聲妃作嬪省爲妃酒之溺人猶女之惑人先王亦所以示戒歟或曰女奴人舂槀則酒人之奚非女奴也愚以爲不然鍾子期夜聞擊磬者而悲使人召而問之答曰臣之父不幸而殺人臣之母得生而爲公家爲酒臣之身得生而爲公家舂槀鬼薪白粲之屬不得生而爲公家舂槀

此墨子曰丈夫以爲僕圉胥靡婦人以爲春酋酒孰曰酋故酒人爲大酋然則春酋者酒人之奚也 如淳曰酋音酒醻孰與久切

漿人六飲之醫

酒正四飲漿人六飲皆有醫醫者古之湯液今之酒漿也故漿人掌之酒正辨焉說文醫治病工殹者惡姿也得酒而使一日殹病聲酒所以治病周禮有醫酒郊祀志順風作液湯如淳曰藝文志有液湯經其義未詳愚按內經黃帝問曰上古聖人作湯液醪醴爲而不用何也岐伯曰古聖人之作湯液醪醴者以爲備耳故爲而弗服也中古之世道德稍衰邪氣時至服之萬全當今之世必齊毒藥攻其中鑱石鍼艾治其外形弊血盡而功不立然則古之治病未有毒藥鑱石先有湯液酒醴故謂之醫殹者噫也病者善噫故人身有譆譆穴在背下俠脊傍三寸所厭之令病者呼譆譆譆手言以手應之病者作聲則止譆一作醷莊子曰生者喑醷物也亦作意漢書意烏注云恚怒聲古以酒治病遂以名其酒故醫醷皆從酉以殹意得聲康成以醷爲梅漿失之矣一天二地三人四時五音六律七星八風九野身形亦應之人出入氣應風順風作液湯者時則訓所謂服八風水也故王莽起八風臺作樂其上說者謂八方之風朝會太乙豈其然

六飲之涼

六飲之涼即內則之濫康成謂濫以諸和水紀莒之間名諸爲濫愚案管子曰冬日不濫非愛水也夏日不煬非愛火也爲不

適於身便於體也然則濫一名涼蓋宜於夏矣楚辭挫糟凍飲酎清涼注謂盛夏之時覆甒乾醪提去其糟但取清醇居之冰上而飲之則酒寒涼也其說近之水涼二物酒正不辨者非以其無糟歠涼廣雅作醠本說文雜味也釋名謂之桃濫水漬而藏之其味酢而濫濫者古者以飲澆飯謂之飧禮食未飧必先啜飲以利喉不令澀噎故未嘗羞先飯飲卒食又三飯三飲三飲者三漱漿也古有客舍賣漿家列子曰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蓋四飲兼清糟爲八加以水涼謂之十漿

酒正成要

宰夫職云府掌官契以治藏歲終則令羣吏正歲會月終則令正月要旬終則令正日成而以考其治歲會日成月要皆官契也酒正職云凡有秩酒者以昔契授之酒正之出日入其成月入其要則成要即書契矣稱責以傳別取與以書契賣買以質劑出入以要會傳別質劑要會皆書契之名府實掌而藏之故曰府酒正府二人酒人漿人無府故酒人共五齊三酒漿人共六飲皆曰入于酒府謂入于酒正之府曰入其成月入其要也治之者府贊之者史故曰史掌官書以贊治聽之者小宰也聽謂之成故小宰八聽爲八成

〔邊人〕四邊之實

邊人掌四邊之實朝事饋食加籩羞籩先鄭謂朝事者清朝未食先進寒具曰實之邊則饋食加羞皆非祭禮乃王之饋食燕食可知矣朝薦腥饋薦孰加籩后獻尸所薦羞籩房中之羞後

鄭說也朝事之籩膴鮑魚鱐史記鯫千石鮑一斤鯫一作鮈鮈即鱐析乾爲鱐破開爲鮈一說鱐即煮藏魚也煮俗作煑右音若詐今音若想鮑亦煏乾之但不析耳或云鮑魚誤矣凡籩實皆乾賈誼曰昔文王使太公望傅太子發嗜鮑魚而太公弗與曰禮鮑魚不登于俎豈有非禮而可以養太子哉愚謂脡加於俎鮑實於籩禮也曷爲不可以養太子也豈王者備物太子則否歟而膳夫養王及后世子似與王同世子之膳歲終不會所以優尊不聞與王異則又何說而獨去鮑魚也或曰去鮑魚惡其臭猶去邪蒿惡其名加籩之實菱芡棗脯楚語屈到嗜芰芰菱也有疾屬曰祭我必以芰及祥將薦芰其子建命去之曰不羞珍異不陳庶侈夫子不以其私欲干國之典遂不用左史倚

相亦以爲違而道愚謂菱芡棗脯分實八籩天子之祭禮也特牲兩籩棗烝棗擇有司徹則籩設白黑黃糗而已不聞有菱芡惟王者大饗得備四海九州之美味故珍異庶侈皆羞而陳焉大夫而薦芰是僭用天子之禮也故屈建曰干國之典倚相亦云薦芰以干之說者謂芰非祭物誤矣饋食之籩果屬有五桃其一也先於薇榛次於棗栗家語乃云果屬有六而桃爲下祭祀不用不登郊廟托諸孔子不亦妄乎尒疋瓜曰華之桃曰膽之棗李曰壺之楩梨曰鑽之內則棗曰新之栗曰撰之又有瓜桃李梅之屬安見桃爲下也釋草蔆蕨攟郭注云水中芰說文菱楚曰芰秦曰薢茩廣雅作苟方言芡雞頭北燕謂之薢（當作薢廣雅薢芡雞頭也音悅榮切）江湘之間或謂之鳧頭或謂之烏頭莊子謂之

雞廱司馬彪云雞頭也與藕子合爲散服之延年說山訓曰雞頭已癃

麷

籧人籧實有麷今之麥芽釋名云漬麥覆之使生芽荀子曰午其軍取其將若撥麷言其柔脆也先鄭云熬麥曰麷說文亦曰煮麥讀若馮後鄭云今河間以北煮穜麥賣之名曰逢其音若馮與說文之讀符矣崔寔四民月令曰臘月祀炙逢樹瓜田四角去蟲瓜蟲謂之蟲集韻曰麟麷寒具引干寶司徒儀祭用麟麷逢之類也蓋今之麥飥麟一作麷賈誼連語宋昭公衣苴布食麷飴即此晏子春秋曰晏子侍于景公朝寒公曰請進暖食漢之寒具也

醢人菲

醢人豆實有菲音棐從艸非聲詩曰思樂泮水言采其菲魯倭戾止在泮飲酒則菲讀爲棐又何疑毛傳曰菲鳧葵也菲俗作茀古無茀字說文有茅無茀卿古卿字音去京切茅訛爲茀失其聲矣故鄭大夫讀茀爲茅茅菹茅初生或曰菲水草杜子春讀茀爲非康成從之故曰菲鳧葵蓋以茅非水草又不可爲菹也俗本菲皆作茀故音義云茀音卯北人音棐菲讀爲棐六書正音豈獨北人乎齊魯諸儒讀茅爲貿春秋茅戎公穀二傳作貿戎則菲亦可讀爲茅也故天文訓以卯爲茂邪爲飽讀亦如之然飽古文作褒從邪不從乏若破菲爲茂邪爲飽則古文所無不可不辨玉篇廣雅皆從俗失之者多矣

脾析豚拍

饋食之豆有脾析豚拍司農以牛百葉爲脾而謂之析者析猶
散也莊子曰臘者之有腥胲可散而不可散也腥與脾通司馬
彪亦以爲牛百葉或云胲備也大祭備物殽有腥胲愚謂胲聚
也聚爲胲散爲析故脾析一名腥胲廣雅百葉謂之腥胵胃謂
之胲說文以胲與膍皆百葉一曰鳥腥胵者鳥胃也又曰五
藏總名愚謂脾連於胃爲五藏之宗故脾析又名胲謂之腥胵
者以此胲音弦胵音旨處脂切既夕禮大遣奠四豆亦有脾析注云脾讀爲
雞脾腥之脾蓋雞胃也脾腥即腥胵文異音同實一物豚拍一
讀爲髆豚肩也見說文一讀爲胳豚脅也見廣雅士喪禮兩肩
亞兩胳亞即此

酏食糝食

醯人羞豆酏食糝食司農云酏食以酒酏爲餅糝食菜餚蒸賈
疏云酒酏若今起膠餅餚者易覆公餚鄭注云糝謂之餚震爲
竹竹萌曰筍筍者餚之菜也案餚說文作鱉或作飧古之糜今之粥也內則之
酏即此康成云狠臅膏者臆中膏似今膏糜矣糜一作饘說文
云以羹澆飯也釋名云肺膰膰饘也以米糝之如膏饘也是以
漢之膏饘當古之糝食康成破酏爲餈而以膏饘當之亦無不
可案膰說文作膴讀若遜盧諶祭法曰四時祠皆用肺膴楚辭
招魂肥牛之腱臑若芳王逸注云取肥牛之腱爛熟之則膰美
也雜之以米即內則之糝與酏同類其異者酏小切狠臅膏而

糝取牛羊豕之肉燕禮羞庶羞注云謂膰肝臂狗胾醢也膚膰音義同玉篇分爲二失之廣雅膰膚也愚案四者皆肉羹所謂庶羞膰一作燔燔與膰通康成以餌養酏糝爲內羞與庶羞別庶羞者膮臐膚皆有胾醢庶羞惟肉內羞兼穀說者以肉爲陽穀爲陰故有司徹曰內羞在右庶羞在左

〔醢人〕醢醬一物

醢人共醢醢人共醢釋名曰醢多汁者爲醢醢瀋也宋魯人皆謂汁爲瀋愚謂醬屬醢人名曰醢醬則醢即醬也不應分爲二士昏禮醢醬二豆二豆者壻與婦醬爲對醬則醢醬非二物矣五齊七菹皆醢物也謂皆以醢調之醢物猶醬物一物二名膳夫職所謂醬用百有二十甕內饔職所謂百羞醬物者即此古

有醢梅而無豉醋醋讀爲昨說文云客酌主人也漢始有豉說文所謂配鹽幽赤五味調和須之而成食乃甘於是始有酢醬爲醯急就篇所謂鹽豉醯酢漿尚書孔注亦云鹽鹹梅酢蓋今之醋古之梅也則古無醋明甚左傳醢醯鹽梅以烹魚肉聘禮歸饔餼醢醯百甕皆不言醬則醯非即醬歟公食大夫禮公設醯醬大羹涪設於醬西梁設於涪西皆公親設也賓取梁及稻祭于醬涪間三飯以涪醬卒食會飯三飲不以醬涪取梁與醬以降而不言醯以此知醯醬爲一物也荀子曰醯酸蚋聚敗則酸廣雅謂之醋豈其然醯人有七醯三臡釋名曰臡骨肉相搏呢也醯有骨而無汁者曰臡然則無骨而有汁者醯汁多者醯芥醬卵醬醯醬醯醬皆醬名醯醬者醬之多汁者也弟子職醯醬誤爲醬

醋學者不可不知

鹽人飴鹽苦鹽

鹽人共飴鹽康成謂鹽之怙者今戎鹽有焉涼州記曰青鹽池出鹽正方其形如石甚甜美涼州異物志曰鹽山二岳三色爲質赤者如丹黑者如漆作獸辟惡佩之爲吉名曰戎鹽可以療疾則戎鹽不徒供膳羞兼可療疾病又土人鏤爲虎形大小如意明鹽人形鹽亦用戎鹽也交河之間平磧中掘深數尺有末鹽如紅如紫色鮮味甘食之止痛更深一尺下有碧珀黑逾純漆大如車輪末而食之攻癥瘕瘕諸疾然則石鹽末之亦曰末鹽或青或赤或紫或碧或紅或黑不純一色是爲飴鹽以調鼎實鏤爲虎形兼供賓客者歟宋史志鹽之類有二引池而成者曰顆鹽鹽人所謂苦鹽也鬻海鬻井鬻鹼而成者曰末鹽鹽人所謂散鹽也引池爲鹽暴以烈日鼓以南風須臾而成若不俟風日厚灌以水積水而成味苦不適口是爲苦鹽煉以海水所得最多刮鹼淋鹵十得六七鐵竹爲盤或用鐵或用竹鹽色青白是爲散鹽異物志云剛鹵千里蔟藁之形其下有鹽累棋而生蓋天產者石鹽而苦鹽散鹽皆成以人功者也隋志後周有掌鹽之官掌四鹽之政令一曰散鹽二曰鹽鹽三曰形鹽四曰飴鹽而飴鹽取之戎形鹽則物地以出之郊特牲煎鹽之尚貴天產也若煎煉而成則非天產熊氏云郊天所用疑卽石鹽鹽人凡齊事鬻鹽康成云涑治之蓋所謂煎鹽歟內則有卵鹽康成云大鹽孔疏云形如鳥卵亦石鹽也本草經曰戎鹽累卵水經注甘水

之鹽如水精龍城之鹽若巨桃朔方青鹽入藥分皆戎鹽矣解池之水亦出石鹽自然印成朝取夕復然則天產不獨戎鹽也土自成鹽是謂鹽鹵而味苦號曰鹽田山海經謂之鹽販之澤一名女鹽巴獠有鹽井食之令人癭其散鹽之不善者乎巴川傘子鹽形如張傘異於常也湯溪之口煮石爲鹽亦成以人功矣管子海王一篇爲千古興利之祖而尒疋九府岱岳有魚鹽禹貢鹽絺貢自海岱則其利似非起於春秋也然名山大澤不以封海王之利諸侯莫敢專之專之者自齊桓始集韻鹹鹽戎鹽也

〈宮人〉井匧

宮人掌六寢之脩爲其井匧案井匧一名偃見莊子一名屏匧見戰國策一名廁牏見漢書注莊子庚桑篇云觀室者周於寢廟又滴其偃焉郭注偃謂屏廁寢廟以饗燕屏廁以偃溲此井匧乃屏廁之明證而後鄭謂漏井匧豬者非也戰國策宋王鑄諸侯之象使侍屏匧展其簀彈其鼻注云屏當作井匧路廁蓋廁如井者漢書石奮身自洗廁牏蘇林云牏音投孟康曰牏中受糞函東南人以鑿木空中如曹謂之牏又云廁行清賈逵解周官以牏爲行清然則匧即廁也鑿木空中如井形故名井匧盛虎子之屬也虎子盛溺器井匧受糞函一名槭窬說文云槭窬褻器故宮人掌之猶漢侍中執虎子也宋王鑄諸侯像使侍褻器以辱之歐說文牏築牆短版讀若俞蓋與窬同然則廁牏即槭窬也一作侯頭頭與牏音同假借字釋名云齊人謂如衫而小袖曰侯頭晉灼所謂小袖衫者即此然侯與廁不同音則

厠牖非侯頭明矣劉熙謂侯頭者直通之言晉灼以爲厠近豈其然乎或曰厠音轉爲侯井匧即渠堰見荀子蓋制水之具司農所謂受居瀋水涑豪者也康成謂雷下之池受畜水而流之者然以井爲漏井則井匧分爲二當攷

〔掌舍〕三宮四門

會同之舍有三宮曰車宮曰壇壝宮曰帷宮環車於外築壇於中張帷於上三者相因也有四門曰轅門古文棘通曰旌門曰戟門上建旌門下立人四者亦相因也用有其時各舉其一久則全設暫則偏共而人門獨曰無門曰人門仰車爲門門旁列戟門戟通

宮者言雖無宮亦然尤以人爲重也野外無宮以藩爲營土方樹之廣二丈衛以扶胥來以鉦及是爲木螳螂一名行馬右曰

楹極謂之閑又謂之列列有內外故楹極再重師氏虎賁氏使其屬守之虎士立爲門四翟各持兵故曰人門右者遇禮相見以人爲蕃蕃者周垣所以分內外衛威儀則人門若人垣矣漢衛青擊匈奴以武剛車自環爲營蓋師右車宮之遺意而知先王會同之舍寓行師之道焉委壝土起堄埒兼以備不虞非徒壯威儀也行馬施於門外卽古重門擊柝卒暴之防隋唐三品以上階銀青者門皆立戟則禁衛之設達於羣臣矣旌門一名渠門用之軍旅齊語有渠門赤旆爲旜置旜於門若今牙門眞人水鏡經曰軍始出立牙竿必令完堅折則不利軍之精也一名和門用之田獵門申通車旁容一握驅而入鞏則退懲不敏也穀梁謂流旁握者流與旒通謂和門之旒旁去車之兩轊各

四寸爾掌舍設門司常置旌二官聯事同物異名惟天子會同之舍封土爲壇諸侯則否子產相鄭伯如楚舍不爲壇禮也春秋時大國適小國作壇以昭功其僭久矣楚公子圍尋盟於虢而設蒲宮蓋緝蒲成帷張爲殿屋竊取帷宮之遺制而僭爲之平丘之會子產以幄幕九張行及會命外僕速張于除則除地張帷亦諸侯會同之禮案聘禮未入竟壹肆爲壇壇畫階帷其北無宮蓋張帷四合象宮室帷一面而闕其三雖有壇壇畫階不成宮也入竟布幕而不言除墠則草舍可知矣詩云召伯所茇毛傳云茇草舍召伯分陝爲上公作二伯猶止草舍焉然則非天子不爲壇也齊韓魏共攻燕楚使景陽救之魏軍其西齊軍其東景陽開西和門通使于魏以誤齊軍此軍中左右兩和門也楚考烈王卒李園入宮伏死士于棘門之內則知古者宮門皆立戟矣春秋會盟皆有壇土基三尺上階三等升降揖讓以相接焉于是王者遣使臨諸侯盟飭以法度非是而爲壇則僭也

玉府食玉

玉府王齊共食玉大喪共含玉學者疑之食玉者神仙道家之法其說見山海經崑山多白玉是有玉膏其源沸沸湯湯黃帝是食是饗乃采玉榮以爲玉種而河圖玉版亦曰少室山上有白玉膏一服卽仙矣如其說則食者乃玉膏非玉屑也離騷所謂登崑崙而食玉英者大率皆寓言神仙怪迂之事聖人所不語而食玉載於周官則又何說蓋玉以禮天地饗鬼神王者尊之爲寶除不祥辟惡氣君子不去於身而裸用圭璋其名曰瑒清明之玉氣能與神通故齊則共之是爲食玉食猶服也謂潔清其氣祓除其心神明其德而已非口食之也且君子之食莫

備於食盛而不聞食玉食玉掌於玉府而不掌於膳夫則玉非可食之物矣一說王齊鑾人薦豎食玉謂豎圭也杜預注左傳云珠玉曰含何休注公羊引禮緯天子以珠諸侯以玉大夫以碧士以貝爲春秋之制左傳成十七年聲伯夢或與已瓊瑰食之說者以爲食珠玉者含象又引呂靖韻集玫瑰火齊珠而莊子有發冢無傷口中珠之語遂謂春秋時珠玉襍用以爲含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璵璠斂杜氏謂昭公之出平子攝行君事佩璵璠蓋生嘗以之佩死欲以之斂愚謂天子以珠出於讖緯漢儒信緯不信經故據以爲說莊子所謂詩禮發冢不獨誚羣儒兼以戒厚斂且云口中珠者玉之圜好如珠卽玉府之珠玉也秦風毛傳瓊瑰石而次玉說文云石之美者顏師古注急就篇亦云琅玕火齊珠孔安國曰石而似珠者漢揚王孫贏葬以矯世乃云口含玉石欲化不得則含不以珠明甚古者葬用明器含以次玉季平子卒將以璠璵斂孔子歷級而救焉曰送而以寶玉是猶曝尸於中原也聖人明戒如此典瑞贈玉不以大圭鎮圭生所服者死不以之賵則玉府含玉亦不以服玉佩玉珠玉生所佩者死不以之含曰明器神明之也故死者不用生者之器食玉者含象聲伯夢而惡之則玉非可食之物益明荀子曰玉貝曰含又曰飯以生稻含以槁骨反生術也則何休杜預之說皆非也槁骨貝也士喪禮含以貝列子云不含珠玉不服文綿不設明器亦謂玉圜似珠東晉冕飾以珠侍中顧和奏曰舊禮冕旒用白玉珠今美石難得不能備可用白玉璇珠從之愚謂飾冕古用采玉天子五采諸侯三

采皆美石似珠謂之珠玉玉府掌之魏明好婦人之飾改用珊瑚珠晉易以白玉北齊五采隋唐白珠諸臣青珠皆玉也而名珠然則含以珠者美石之圜者歟雜記天子飯九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康成云夏禮也周禮天子飯含用玉孔疏引禮戴說天子飯以珠含以玉諸侯飯以珠含以璧大夫士飯以珠含以貝又與何休之說不同典瑞大喪共飯玉含玉不聞以珠而諸儒人人異說康成盡以爲夏殷之禮穀梁子曰貝玉曰含含當作琀說文曰送死口中玉也說苑天子含實以珠諸侯以玉大夫以璵士以貝庶人以穀實釋名曰琅玕石似珠也隋志云白璀蜂珠是也葛洪謂玉芝生於有玉之山玉膏流出萬年以上凝而成芝形如鳥獸色若山元水蒼房以爲末與無心草汁和之須臾成水此蓋吞之食玉歟則愚未之敢信玉經曰服金者壽如金服玉者壽如玉服元眞者其命不極元眞玉之名服玉之法以烏米酒以地榆酒化之爲水或以葱漿消之爲粉亦可餌爲丸燒爲粉赤松子以元虫血漬玉爲水而服之故能乘烟上下焉然食之令人發熱不得其方非徒無益且有害也康成謂陽精之純信矣金樓子曰五茄一名金鹽地榆一名玉豉惟此二物可以煮石故服玉之法化以地榆

外府邦布 曰錢

屋粟邦布見管子輕重篇屋粟者地稅夫一爲廛夫三爲屋蓋子所謂田野之稅孟子所謂粟米之征管子謂籍于室屋妄矣縑計畝以步計井以屋故小司徒得據而攷焉而斂之旅師者是也邦布者曰泉衆寡有數長短有度荀子所謂刀布之斂孟

子所謂布縷之征管子謂籍于萬民六畜妄矣蓋家辨其物歲入其書故鄉遂大夫得稽而征焉而入之外府者是也凡田不耕者出屋粟有田而不耕使出三夫之地稅凡民無職者出夫布無田乃無職使出一夫之口泉出之民曰夫布入之國曰邦布其實一也貢禹曰古民無賦算口錢起於武帝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生子輒殺甚可悲痛宜令七歲去齒乃出口錢二十乃算零陵先賢傳曰漢末多事國用不足產子一歲輒出口錢民多不舉白土嗇夫鄭產乃言之郡郡爲表上口錢得除因名白土爲更生鄉蓋漢之口錢病民若此然謂起於武帝則不然漢儀注民年七歲至十四出口賦錢人二十以食天子至武帝加三錢以補車騎馬爲二十三則口錢明非起於武帝矣古者民二十受田一家之主伯也亞旅無田則出夫布故以漢口泉當之十歲以下十一以上上所長上所強上所長者謂之國粥粥者養而長之上所強者謂之開民民無常業轉移執事蓋年二十乃出口泉歟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惟田與追胥則一家畢作故修閭氏掌國粥而比其追胥加賞罰焉然則國粥卽開民也追謂追寇春秋公追戎于濟西胥與狙通謂伺捕盜賊伏而候之如狙之伺物焉故曰狙候顏師古讀狙爲覷失之矣蜡氏注云蜡讀如狙伺之狙蓋蜡者蟲所集狙者人所聚故讀從之也又讀如宿偛之偛賈疏云夜宿逐賊謂之偛愚謂謂從言爲象胥偛從人爲追胥（准南本經訓設詐謂廣雅謂智也而玉篇不收其所遺者多矣）

職幣用邦財者之幣振掌事者之餘財

職幣掌式灋以斂幣凡用邦財者之餘邦財者官府都鄙與祭祀賓客喪紀會同軍旅財用之幣齎皆是也漢屬少府歷代因之有左右藏唐左藏署令掌錢帛褁綵右藏署令掌銅鐵毛角金玉珠寶香畫綵色諸方貢獻雜物周之內外二府似唐之左右二藏職幣所掌者乃二府之餘故倉有餘粟府有餘幣皆謂之餘灋用絲麻菅蒯各不棄捐制之以灋咸得其用逸周書所謂十二來一弓二矢歸射三輪四輿歸御五鮑六魚歸蓄七陶八冶歸竈九柯十匠歸林注云林當作材匠以爲用十一竹十二葦歸時取之以時言無弃物也物謂之幣幣謂之財財謂之賦司書入之職歲叙之市車之毀折入其齎泉府之賒貸納其餘是爲掌事者之餘財亦曰幣餘之賦各爲書以楬之辨其物而良楛分質其錄而貴賤定抏其不足而檢其羨焉故曰振謂廢者起之亂者治之委者作之滯者流之則天下無棄物而財匱足矣十之賜子取之此則物不久藏也不蠹謂之斥不盡謂之餘康成以漢之斥幣當周之幣餘豈其然乎餘灋用者廩人倉人計九穀之數足國用而以其餘供灋用灋用者恤孺阨養老孤及待賓客羈旅凶荒是也凶年則鄉里門閭郊里野鄙縣都皆不入委積蓋凶荒札喪則國無征故止餘灋用而以豐年之所藏頒之以供灋用焉職內掌邦之移用有餘則轉而之他不足則止其灋亦如此職幣則豐不益而凶不止故常見其餘桓譚新論曰漢之百姓賦斂一歲爲四十餘萬萬吏俸用其半餘二十萬萬藏於

都內爲禁財少府所領園地作務之入十三萬萬以供賞賜即周官職幣之餘也然漢未聞有濫用豈非漢無濫而周有濫歟九賦九式皆瀕用也奚獨幣餘斂之節之在冢宰而大府國之淵故藏以待之職幣獨言振者明幣有金銅也凶年多作布亦所以振荒周景王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天災降戾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小大利之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大宰有幣餘之賦民患輕作重患重作輕子母相權以振救焉此財之所以常不匱也周官備災後多怠弃景王作重幣以絕民資而幣餘之法壞矣漢書孝元皇帝時都內錢四十萬萬水衡錢二十五萬萬少府錢十八萬萬天下之經費在司農而少府以供天子私費近乎周之職幣職幣以詔上之小用賜予者也漢之司農猶周之大府矣少府之屬有中藏府掌幣帛金錢貨物令一人六百石上之賜予實主之同徒章彪以病乞身詣中藏府

受賜錢二十萬是也六百石上士周之職幣猶漢之中藏府歟

丙宰猶光祿勳　古閽勳通

月令仲冬命閽尹審門閭謹房室說者謂閽尹主領奄豎之官於周禮爲內宰掌治王之內政宮令及出入開閉之屬如其說則內宰亦官者爲之歟非也尚之內宰猶漢之內卿內卿光祿也漢初爲郎中令後轉爲光祿勳其府在宮中故曰內卿胡廣曰勳之言閽也閽者右主門官光祿主宮門故曰勳然則古勳閽通矣易艮卦九三厲熏心虞翻云古閽字作熏艮爲閽坎盜動門故厲閽心書曰皦黯見說文詩云昏椓椓與皦通去陰之刑也言天昏札瘥相讎汗而病漢書贊云烏呼史遷熏胥以刑蓋

謂腐形卽詩所謂昏椓也爾雅爲强力勤爲功勞故勤昏通
周之閽人屬內宰司昏守夜給使省闥亦不全用宦者而漢光
祿勳掌期門羽林卽內宰之人民也期門掌執兵送從羽林次
之又取死事之孤養之羽林名曰孤兒如周之死政之孤司門
以其財養之者養孤而兼及其老則周之忠厚踰於漢矣而衞
尉八屯驚夜巡晝卽周之宮伯所授八次八舍之職事蓋於四
方四角立八屯屯有次舍謂之區廬胡廣云若今伏宿屋內宰
分其人民以居之人民有貴賤其貴者爲爪牙羽翼出從行入
宿衞期門羽林是也其賤者爲奔走傳呼戴青幘直區廬是爲
區士亦曰廬兒周之士庶子亦然其上者衞宮中學道藝次者
守城郭樹溝涂下者隸屬於都職視胥徒蓋貴賤別與而虎威

章溝嚴更之署晝漏盡夜漏起宮城門擊刁斗周廬擊木柝卽
宮正所謂夕擊柝而比之使不得有姦慝者也部署者然則宮
正宮伯如衞尉內宰如光祿勳王宮后宮皆曰王內版圖政令
宮正宮伯分治之而內宰則兼治之者也然漢之光祿衞尉掌
宮殿門戶及門尉屯兵而已周之內宰九嬪九御無不統奇衺
功緒無不糾服位禮儀無不贊而詔所以立嬴豕之閉節貫魚
之寵使婦人不得用奄變而后妃雖貴不廢女功其法至詳且
密由是有窈窕德象女師之篇而琴瑟鐘鼓房中之樂興焉漢
之大長秋或用士人或用中人皇后卿也成帝省減掖廷用度
許后上疏以爲大長秋繩以詔書搖手不得官吏忮很一切操
人則內宮之財用皆大長秋掌之有似乎周之內宰而正椒房

玉堂之位俾后妾無陵節之郵此豈閹尹所能勝其任者哉

佐后立市

匠人營國面朝后市王立朝而后立市者襄楷曰天官宦者星不在紫宮而在天市明當給使主市里也山陽公載記曰市垣二十二星帝座居中宦者四星供市買之事然則面有朝百官理政事焉後有市宦者供市買焉東漢之衰也以市買之人處政事之位違天意矣天地之位有前有後聖人法之以建經紀夏長於前故面朝冬藏於後故背市

出其度量淳制　淳純通

內宰佐后立市而出其度量淳制質人則同其度量壹其淳制巡而攷之杜子春讀淳爲純純爲幅廣制爲匹長康成引天子巡守禮制幣丈八尺純四豝爲證而以四豝爲太廣豝八寸故因趙商問而破四爲三以合幅廣二尺四寸之度愚案淳本作綧一作敦其義則準也丈尺綧制見管子君臣篇斗斛敦概見荀子君道篇準爲法故曰綧制謂布帛廣狹長短之數準爲平故曰敦概謂量鼓淺深大小之容益水者萬物之準準者五量之宗故丈尺斗斛皆取則焉經作淳者古字淳純通用杜讀爲純義本淮南案淮南子墜形訓門間四里里間九純純丈五尺注云純量名而云丈五尺其義未聞也子春以純爲幅廣不知何據康成既增成其說而於質人注又讀淳爲淳尸盥之淳蓋亦疑而無定論歟射禮及投壺二算爲純一算爲奇是耦謂之純左傳襄十一年鄭人賂晉侯以廣車軜車淳十五乘杜注云淳

耦也是淳與純通也戰國策錦繡千純左傳幣錦百兩蓋一匹分兩端相對相合故曰兩亦曰純地官媒氏職所謂純帛無過五兩者卽此五兩則一束十端是爲純帛八尺曰尋每兩五尋故每端二丈純猶全也故取其全此非所謂淳制歟康成破純爲緟失之賈疏謂昏禮取誠實每端二丈制幣丈八尺取儉易供愚謂古者錢幣兼行故有制幣有制幣制錢不足陌制幣無全純非古也六朝東錢八十爲百西錢七十爲百京師九十爲百梁大同初詔用足陌而民不從其後遂以三十五爲百而制錢之法壞矣北朝舊制民間絹布皆幅廣二尺二寸長四十尺爲匹六十尺爲端其後幣有單絲之縑疎縷之布狹幅促度不中常式而制幣之法壞矣天文訓曰黃鐘九寸物以三生以三乘九故幅廣二尺七寸音以八相生長八尺故八尺而爲尋有形則有聲而音之數五以五乘八爲四十故四丈而爲匹一匹而爲制則制幣與純帛同也小尒疋倍丈謂之端倍端謂之兩得之又云倍兩謂之匹匹有謂之束失之穆天子傳錦組百純純猶兩也郭璞亦曰匹端名高誘註國策訓純爲束以此詩曰白茅純束純束者禮納徵以儷皮儷皮者鹿皮也兩皮爲儷其束之也如純帛而結以白茅蓋取雙雙之象歟既夕禮贈用制幣玄纁束注云丈八尺曰制二制合之十制五合或曰凡禮神之幣皆然一丈象陽八尺象陰十制六玄四纁五合三玄二纁鬼神之道陰陽不測故用陰陽之數求之然則丈八爲端名曰制幣蓋用之鬼神者也漢官布幅廣二尺二寸繪幅狹者亦然

喪禮用之康成云凡爲神之衣物必沽而小故制幣曲禮曰量幣古之幣帛有純有制全曰純量曰制制廣三尺鄭魯人之贈也廣尺鄭璞曰今名短度絹爲葉榆今古皆然也吉凶禮用制賓嘉禮用純說苑賜以束帛天子五匹玄三纁二各五十尺諸侯亦如之各三十尺大夫玄一纁一各二丈降及下士庶人綵繢布帛各一匹而已蓋視尊卑上下爲差等既不以丈八爲端又不以十端爲束諸儒異說如此

蠶于北郊

漢法皇后蠶于東郊魏遵周禮蠶于北郊吳韋昭著西蠶頌則孫氏在西郊矣晉亦如之宋大明四年於城西白石里爲西蠶其禮始備隋於宮北三里爲壇季春上巳皇后躬桑于壇南東面禮王耕南郊后蠶北郊諸侯耕于東郊少陽之位而夫人蠶于北郊康成謂夫人不蠶于西郊婦人禮少變也愚案古有天子東耕儀因是有皇后西蠶禮唐太宗以爲平秩東作合在東方宋因之禮院言周蠶于北郊以純陰也漢蠶于東郊以春桑生也請築壇東郊從桑生之義然則耕蠶並在東矣可乎王太陽諸侯少陽后太陰夫人少陰東耕西蠶皆非禮也何休曰禮東田千畝諸侯百畝后夫人親西郊采桑以共粢盛祭服白虎通曰東方少陽農事始起耕于東郊天子親耕西郊故曾子問曰天子耕東田而二反之漢儒之說皆不合周官

闇人怪民不入宮

闇人掌門禁怪民不入宮康成謂怪民狂易蓋指孝成綏和二年男子王褒入北司馬殿東門上殿入室曰天帝命我居此收縛考問病狂易不自知入宮狀靈帝光和元年有白衣入德陽

殿門禰梁伯夏教我上殿爲天子須臾還走求索不得不知姓名蔡邕謂凡民爲怪皆皇極道失下或謀上此災異也誰能禁之愚謂怪民執左道者漢之方士周之怪民也戰國時燕人爲方仙道形解銷化依托鬼神名爲方士汾陰出寶鼎闕下獻玉杯漢文賢明猶爲之惑後覺其詐卒被誅夷然則新垣平非所謂怪歟及武帝時李少君少翁欒大之屬其怪益甚矣東晉元帝時暨陽人任谷有羽衣人與之交而有娠產一蛇遂成宦者詣闕上書自云有道術帝留之宮中郭璞上疏乞遣谷出以爲周禮怪民不入宮谷之妖乃怪民之尤者陰陽陶烝變化萬端狐狸魑魅憑陵作慝其後元帝崩谷亡去此皆所謂怪也子不語怪者蓋以此若夫幻人吐火水人弄蛇易貌分形奇幻儵忽

漢朝元會作之於庭近乎怪矣然黃金四目歐疫有狂夫何怪之有一說巫蠱爲怪民一說謂巫屬春官非怪也後世失官方士竊之以神其術漢武好之士故其術大行於是埋蠱東宮戾園遂敗衂血京師然則怪民入宮其爲禍也烈矣不徒曰怪民而已

兼曰奇服蓋怪民未有不服奇服者江充之召見犬臺宮也衣紗穀襌衣冠步搖冠曳雜裾垂髾飛翮之纓此所謂奇服說者以爲服妖巫蠱之禍胎於此故曰奇服怪民不入宮武帝望見充而異之曰爲奇士而信用焉然則奇士與怪民相類也何以別之曰服先王之法服道先王之法言爲奇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道先王之法言爲怪民

世婦　即春官世婦一綱一目

春官世婦其職視宮卿一人其次視上大夫四人其次視中士八人而天官世婦則闕焉康成謂屬春官者如漢大長秋屬天官者乃二十七世婦不言數者君子不苟於色有婦德者充之無則闕非也世婦屬天官內宰而職掌禮事故兼屬春官其職本同文有詳略春官世婦云掌女宮之宿戒及祭祀比其具天官世婦亦云祭之日澡陳女宮之具春官世婦云帥六宮之人共齍盛天官世婦亦云帥女宮而濯溉爲齍盛同一祭祀之具也一曰比一曰澡陳謂女宮陳之世婦則澡臨而比校之也同一齍盛也一曰共一曰爲謂差擇而共奉之也春官世婦則曰大賓客云云大喪云云天官世婦則一言以蔽之曰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彼列其目此舉其綱也獨內外宗女不屬天官故載于彼而闕於此然內宗云凡卿大夫之喪掌其弔臨春官世婦則曰相內外宗之禮事天官世婦亦云掌弔臨于卿大夫之喪則又未嘗不同也但此略而彼詳耳世婦視宮卿猶漢倢仔視上卿其次視下大夫其次視中士猶漢婕妤以下至七子尊者視中二千石卑者視八百石其職視卿則謂之宮卿古未有婦人居丈夫之官而閹人亦不得稱世婦且宦官金璫右貂兼領卿署之職自後漢始而謂成康之盛亦然失之甚矣宮卿女祝女史皆后宮官也女祝視大祝小祝女史視大史小史後世遂有女尚書女博士之名蓋濫觴於此

女祝招梗

女祝招梗鄭大夫讀梗爲亢謂招善而亢惡去之杜子春讀梗

爲更康成謂梗禦未至也愚案管子四時篇修除神位謹禱弊梗弊當作幣左傳襄十年祈以幣更更猶梗也禱神之名猶禳與禳也招者旁招招以茅謂福祥引之來梗者更始更用幣謂凶咎遷之去康成謂造二類禳禜皆有牲攻說以辭責之用幣而已然則梗者六祈之祝說歃簪人有簪更更卽幣更謂將禱神先簪吉日也鄭大夫讀梗爲亢未詳杜子春讀梗爲更得之案漢制桃印以輔卯金卽古之桃梗立於門戶以御凶鬼後漢志云周人木德以桃爲梗言氣相更也風俗通亦云梗者更也歲終更始受介祉也則梗節更明甚魏黃初詔曰叔世衰亂崇信巫史至乃宮殿之內戶牖之間無不沃酹愚謂宮中有女祝掌內祀招梗禳禳非衰世之事也古者重鬼聖子有明鬼篇恐後世不能敬君以取災故聖王書之竹帛以鬼神爲務然其言非孔子所謂敬而遠之之義周官內有禱祠以除疾殃至漢而巫蠱之禍烈焉可不戒哉

內司服緣衣

王后六服緣衣雜記喪大記皆作稅衣康成破稅爲緣士喪禮之爲緣所以表袍然皮弁服白布衣素裳士喪禮緣衣與皮弁同陳則是緣衣白也（爵弁服純衣皮弁服緣衣）士冠禮陳服爵弁服純衣皮弁服素積玄端玄裳分爲三等兩兩相配則冠禮素積正對喪禮緣衣說者謂士喪禮陳襲亦分三等以緣衣當玄端玄端黑則緣衣亦黑其不然乎愚謂夏小正八月玄校大戴傳云玄也

者黑也校也者若緣色然婦人未嫁者衣之則緣衣黑矣男子玄衣婦人緣衣士喪禮以緣爲散衣與繭衣爲一稱而以配玄冠失之且襲不言冠未可引爲證也麴塵告桑薦之鞠衣春縐縮當暑蒙之展衣夏玄校初涼御之緣衣秋皆婦服也子羔之襲以稅衣故士喪禮因之歟說文無緣巾車夏篆故書作夏緣蓋篆緣皆以象得聲當讀若象士喪禮注云古文緣爲緣則知古無緣字審矣月令季春薦鞠衣于先帝高誘曰王后之六服有菊衣黃衣如菊花故謂之菊衣春尚青而薦之所未達也愚案漢高帝所述書天子所服第八以爲春夏秋冬天子所服當法天地之數中得人和身無禍殃年壽永究中謁者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四人各職一時是以帝與后皆有玉時衣春青夏朱秋白冬黑季夏黃有司掌之而各以時服焉周之六服蓋配天地四時故五色備以玄王之冕服有六后服亦如之其義深遠矣色有對方有比方比者相生對者相克衣有時服有祭服時服不以祭祭服不以時月令周官之所以異而同也管子曰春盡夏始服黃靜處三月五陽生土數五故季春薦鞠衣赤與白謂之章故夏服赤而展衣白白與黑謂之黼故秋服白而緣衣黑大裘玄袞衣亦玄六服之最尊者乎尚書大傳山龍純青華蟲純黃宗彝純黑藻純白火純赤是爲五采后服揄狄青闕狄赤鞠黃展白緣黑如王之服卽漢所謂五時衣然大傳之說康成不取以爲五采相錯非一色也婦人一德無所兼則后服與王殊矣陸農師謂毛傳展衣以丹縠爲之

則展衣赤展一作襢通帛爲襢襢絳色也與禫同義其說有據又夏服赤爲得時然以爲褖衣白則臆說也褖衣有纁褘則纁玄相配宜見褖衣之非黑乎展衣既赤則五色無白五時無秋漢制一歲五郊天子與執事者所服各如方色魏秘書監秦靜曰有五時服又有四時服以給百官三年一易名爲五時止給四時而闕秋服然則秋不服白也漢魏皆然則周可知矣六服之裏皆素沙則五時皆以白爲地也白爲地者使之張顯以白裏白何顯之有且純白非吉既有素沙又何闕焉方言云蔽鄣齊魯之郊謂之裙襦王肅以纁裙爲婦人蔽鄣本此漢律曰賜衣者縵表白裏則知漢之裙襦重縮者亦如是矣案漢書注交輸謂之衣圭割正幅使一頭狹若燕尾垂之兩旁見於後是

襜濛衣續衽鉤邊衽袍之制也蘇林曰如今新婦袍上挂全幅縮角割是爲襜襜重縮釋名曰婦人上服曰衽其下垂者上廣下狹如刀圭也襜襜也言絳爲之緣也顏師古則云今之襜如古之積蓋襞積爲之所謂皮弁素積豈其然廣雅云衽長襦也襜者衣裾裾一作流爾雅衣裾謂之視視者衽衣之飾陸氏釋文亦云飾以重縮揄古搖字骨空論云揄髎肘注云揄音搖一作褕以其服故從衣一說王之服五采相錯后服亦然服之五色猶樂之五聲樂則各以其聲爲均而文之以四聲衣則各以其色爲地而飾之以四色益一聲不成樂故一色不成衣古皆衣緅惟有故乃素服也春官角非角一聲春衣青非青一色推之五時皆然摯虞亦云秦漢以來服色轉變今惟朝廷五服用

緰然則漢之五時衣亦五采相錯歟五采備謂之繡左傳稱與夫人繡衣則后服亦如王服也周書高麗傳婦人服裙襦裙袖不在袖釋名訓爲緣得之皆爲襈則襈非積矣褒積在腰

〔縫人掌柳〕

縫人掌柳故書作接櫝先鄭云接讀爲婕櫝讀爲柳檀弓曰周人牆置翣殷人棜椁周人墻置翣春秋傳曰四翣不蹕後鄭云柳之言聚諸飾之所聚書云度西曰柳穀愚謂度居也史記作居與宅同故度一作宅穀與谷通漢書穀風迅疾從東北來穀風即谷風也古柳卯同卯古酉字卯古卯字朝時開門爲卯卯在東方爲陽夕時閉門爲卯卯在西方爲陽故東曰陽谷酉曰柳谷亦曰昧谷日將沒五色聚焉故柳訓爲聚爾雅曰所人爲大衆衆貊昧也虞翻讖

廉成以卯爲昧裴松之謂劉醜聊柳同用與日辰卯字字同音異皆以卯爲卯不辨東西失之甚矣柳一作僂釋名其形僂也莊子曰生有軒冕之尊死得於膢腊之上聚僂之中腊即輴腊即篆謂殯以輴車篆爲轂約巾車所謂夏篆說文所謂夏軿柳之言聚故曰聚僂棺之飾也舊注皆誤太元曰日沒其光賁于東方言日入之色如初出也賁色不純孔子卜得賁曰不吉以此呂氏春秋曰世俗之行喪載之以大輴僂翣以督之古柳皆作僂翣見荀子禮論篇

〔追師副編次〕

后之首飾有三曰副編次覆首爲副編之爲編次之爲次皆髮也而有差等儒者莫能言故以漢法況之副若步搖編若假紒

次若髮髻步鬌者鬌與搖通上有垂珠步則搖也黃金山題貫以白珠繆以桂枝八爵九華鏤爲六獸以象六珈珈之言加也加於副上非副也益副上之飾耳釋名謂副猶副貳兼用衆物成其飾得之矣假紒者假髮爲髻肅宗賜東平王書而送光烈皇后假紒帛巾各一則是假紒皇后服之與副同矣晉太元中公主婦女必緩鬢傾髻以爲盛飾用髮既多不可恆戴乃先於木及籠上裝之名曰假髻則其制異於漢當時以爲服妖而漢之假紒亦名爲副故廣雅云假紒謂之髻髻右副字以髮爲之長髮蔡然故從髟然則副與編一物也飾之盛者爲副其次爲編歟髮髻者髮被也髮少者得以被助焉髻剔也剔刑人之髮也衛莊公見己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爲呂姜髻呂

姜莊公夫人則夫人服髮髻如后矣而吳辟綜則云漢廢珠厓起於長吏覩其好髮髡取爲髮莊子亦云禿而施髻則似髮少者皆得服之其飾之尊卑則未聞也少牢彼錫大夫之妻彼與髮錫與鬄音同古文通故康成讀彼錫爲髮鬄髮與髻同而以當追師之次焉首飾有三以配六服莫知其詳夫人副褘褘衣者服次矣和熹鄧皇后加賜焉貴人副昏禮女次純衣則純衣者服次矣頭上步搖加賜者雜記謂之褒諸侯有褒衣夫人亦如之故得服副褘後漢書注云副婦人首服三輔謂之假紒且云說本康成而康成以假紒爲編步搖爲副案漢皇后謁廟首服假紒上有步搖俗名珠松乃后之盛飾故康成以副當之其實步搖非副而在副上則副爲假紒又何疑皇太后翦髮簡夫人紺繒簡

上得兼下下不得兼上故服箇者不得兼步搖然則編猶箇歟箇以覆髮廣雅謂之幎釋名曰齊人曰幎飾形貌也魯人曰頍頍傾也著之傾近前也士冠禮注云滕辭名箇爲頍

〔屨人爲屨〕

複下曰舄禪下曰屨賈疏云下謂底重底爲舄禪底爲屨愚案方言中有本者謂之複舄其庳者自關以東謂之靴下禪者謂之韤郭注云今韋韤也然禪以皮而複加木矣隋志云近代或以重皮而不加木隋制復有以木重底舄冕服著之屨則通用惟褶服以靴胡履也施於戎服毛傳云舄達屨也屨之尊者爲達則舄屨通名字苑云鞾苴莊子跋蹻爲服釋文云屐與跋同蹻與蹻同屩與蹻同麻曰屩木曰屐鞋類也以藉鞋下若古之複舄矣

皇清經解卷二百一十五終

漢軍生員樊封校

禮說　地官一

吳惠學士　士奇　著

大司徒　九州地域　域古作或

大司徒掌建邦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案域古作或說文云或邦也從口從戈以守一一地也又從土後人所加今用之獨商書微子篇作或古文也曰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或亂正四方者猶詩正域彼四海云爾毛傳云域有也鄭箋云長有邦域孔傳亦云或有也言能守之是以有之則或即域甚明孔疏云或者或無或有不定之辭誤矣立政物有間之呂刑旁告文侯儀和儀作義旁作方物作勿猶域作或蓋古文也王充曰物有間之者非常之變无妄之氣間而至也康成謂

文侯名仇仇儀皆訓匹故名仇字儀不其然乎正域者廣輪之數五地之名十二壤之物以定民宅以制幾疆以建王國以作塗貢以均齊天下之政而佐王安擾邦國其職在大司徒殷之亂也大司徒之職廢矣弗或亂正四方者言不能有四方而安擾之也惟命不于常九州非一姓殷不能有而周有焉於呼有天下者奈何弗敬大戴禮多古文分符篇曰大道之邦或俗本爲邪御覽引之作邦域從俗也哀公問何謂誠身孔子對曰不過乎物呂覽先已篇曰君曰勿身勿身督聽是古物皆作勿矣洪範無偏無頗遵王之儀古文儀作義讀爲儀與頗協說文云義者己之威儀也

田主　社之木主

大司徒設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案墨子云聖王建國營都必擇國之正壇置以爲宗廟必擇木之修茂者立以爲蔽位蔽位者社稷也戰國策恒思有神叢蓋木之茂者神所憑故古之社稷恒依樹木松栢栗各以其野之所宜宜松者以松名宜栢者以栢名宜栗者以栗名宰我對哀公本此田主者田社也辟瓚曰民間或十家五家共爲田社謂之私社然田主設於地官則非私社也許叔重云周禮二十五家爲社各樹其土之所宜木古文栗作櫟徐巡說木至西方戰栗蓋古有是語宰我所謂使民戰栗者本此今文論語哀公問主于宰我而公羊有練主用栗之文故張禹及包咸等皆以爲廟主何休用以解公羊云松猶容想其容貌主人正栢猶迫親而不遠主地正栗猶戰栗謹敬貌主天正杜預亦以註左傳劉炫規其過古文論語及孔鄭皆謂用其木以爲社

主孔穎達柳劉炫杜且云社主周禮謂之田主無單稱主者故
杜氏用包周之說然則田主者社之木主也鄭注云社稷后土
及田正之神蓋謂后土社神田正稷神又云田主田神后土田
正之所依詩人謂之田祖蓋立主以依神故樹田神之主而后
土田正憑焉是爲田祖非后土田正之外別有田神也孔穎達
亦云田祖之名兼神農后稷而田主則田主惟社稷不得兼神農矣賈公彥未達其
稷而樹之田主則田主不得兼神農何則設其社
義乃云田主爲神農以神農爲主后土田正二神憑依之同壇
共位其說支離疑誤後學所宜本爲兩說如前說植木如後說
主木兩說皆通相兼乃備案宋史志社以石爲主長五尺方二
尺剡其上培其半先是州縣社主不以石禮部以爲社稷不屋

而壇當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故用石主取其堅久詩令
州縣社主用石尺寸廣長半大社之制從之崔靈恩曰地產最
實故社主用石鄭注及孔疏亦云然故宋人據以爲說唐武后
時東都置太社禮官議周家田主用所宜木今社主石其義云
何張齊賢等議田主用木民間之社非太社也孔穎達謂社爲
木主古論不行於世古論謂古文論語　康成亦作疑辭當並存以備攷
淮南齊俗訓云有虞氏社用土夏后氏社用松殷人社用石周
人社用栗然則石主始於殷周改用栗歟韓非子曰夫社木而
塗之鼠因自託也燻之則木焚灌之則塗陁故患社鼠是古樹
木爲社主而加塗焉所謂社用土者以此小宗伯大師立軍社
肆師師田祭社宗社宗者社主與遷主皆載於齊車者也秦漢

以後載主未聞春秋鄭人陳陳侯擁社擁社者抱主以示服若
後世五尺之石主埋其半於地既不便於載亦不可抱而持然
則社主春秋以前皆用木秦漢以後或用石歟祭法孔疏引許
叔重五經異義以爲論語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謂
社主也田主之木各以其野之所宜豈非宜松者爲松主宜柏
者爲柏主宜栗者爲栗主乎唐神龍初韋叔夏等案後魏天平
四年太社石主遷於社宮是社主用石北齊天子一尺七寸禮官議在禮無文韓詩
外傳云天子大社方五丈蓋以五爲土數故壇方五丈其土請
用石矣舊主長一尺六寸方一尺
淮五數長五尺方二尺則社主長短自唐改定宋因之也又禮
記外傳曰社主用石北齊天子親征有載帝社祏主於車之禮
前此及後未聞漢高祖初起兵禱豐枌榆社社在枌榆鄉枌榆者白榆
也社與鄉皆以樹名焉山陽亭縣茅鄉社有大槐則民社皆樹
榆槐矣慕容皝遷於龍城植松爲社主蔡邕所謂尊而表之使

人望見則加畏敬也故兩說相兼乃備

五地

凡地東西爲緯南北爲經緯謂之廣經謂之輪山爲積德川爲
積刑下者爲死高者爲生北爲谿谷牡爲丘陵數生於五十以
之成故分之爲十合之爲五天下有五方方有五土土有五地
因是有五方之民五方之水五土之民五土之色五地之民五
地之物大司徒五地之民山林毛而方川澤黑而津邱陵專而
長墳衍皆而瘠原隰豐肉而庳大戴禮五土之民堅土肥壚土
大沙土細息土美耗土醜淮南子五方之民東方兌形小頭隆
鼻大口鳶肩企行發通於目筋氣屬焉蒼色主肝長大早知而
不壽南方修形兌上大口決脥發通於耳血脈屬焉赤色主心

早壯而夭西方面末僂修頸耎肩大肩下尻竅通於陰骨幹屬焉黑肺勇敢不仁北方翁形短頸大面短顱美髮瘡惡肥竅避於口脣色主腎其人憃愚而壽中央大面短顱美髮瘡惡肥竅避於口脣肉屬焉黃色主胃慧而好治五地之物異其宜山林動宜毛植宜阜川澤動宜鱗植宜膏邱陵動宜羽植宜蕡墳衍動宜介植宜菜原隰動宜羸植宜叢五土之色異其宜黃白宜禾黑墳宜黍麥蒼赤宜菽洿泉宜稻五方之水異其宜汾濛濁宜麻濟通和宜麥河中濁宜菽雒輕利宜禾渭多力宜黍漢重安宜竹江肥仁宜稻有五方之水因有五水之人輕水所多禿與癭人重水所多腫與躄人甘水所多好與美人辛水所多疽與痤人苦水所多疕與傴人蓋五行化爲五土五土演爲五水水土合而五地之物生焉五行之蟲乃五地之動物也東方木厥陰所至爲毛化故動宜毛其化爲榮其象爲析其類羣分故其民毛而方南方火少陰所至爲羽化故動宜羽其化爲茂其形爲圜其氣炎上故其民專而長西方金陽明所至爲介化故動宜介其化爲斂其色爲白其氣爲消故其民皙而瘠北方水太陽所至爲鱗化故動宜鱗其化爲立其色爲黑其氣潤下故其民黑而津中央土太陰所至爲倮化其動宜倮其化爲盈其合在肉其充在肌故其民豐肉而庳五地之植物穀爲先說者不及愚竊惑焉山海經曰都廣之野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言味好皆滑如膏也然則川澤之地植物宜膏如都廣之野矣膏夏之木生於巫山之上其理密白如膏非川澤之所宜也詩既方既阜

金屬肺其榮毛而東方爲毛化何也曰鳥獸之毛革於夏毳於秋氄於冬而化於春故書曰孳尾毛在後爲尾孳猶化也內經之說合於堯典周官五物者五行也五行者陰陽也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教有十二不越陰陽二禮而已因此五物而辨九等十二土十二壤以定民宅陰陽之所和也由是人民以教稼穡陰陽之所播也以建王國陰陽之所和也由是人民以阜鳥獸以蕃草木以毓百物阜安

土圭測日景

劉宋元嘉十九年使往交州測景夏至景出表南三寸二分計交州去陽城萬里而景差一尺一寸八分是八百四十七里有奇而景差一寸也梁大同中金陵測景夏至長一尺一寸七分

阜者寶之成麥全曰穜遍作穀蕤戴甲而生爲莢禾長稍大本長相居熟相扶族聚爲叢蓋根於中者爲動物命曰神機根於外者爲植物命曰氣立出入廢則神機化滅升降息則氣立孤危是以升降出入無器不有天產本乎地地產本乎天而器者生化之字也器散則生化息矣大司徒辨五地之物生物生者升降出入之器非通乎天地之化者孰能知之或問曰五地即五方歟曰非也山林不盡在東川澤不盡在北也一方而五行之氣具焉海濱之地民食魚鹽魚熟中鹽勝血民皆黑色疎理此其徵也舉一反三五地皆然矣大荒有毛民之國其人面體皆生毛非所謂毛而方者歟曰否五地非太荒然則其民毛何也曰輕水之人多禿山林之民多毛山水之氣使之然也西方

強後魏永平元年當梁天監七年洛陽測景長一尺五寸八分
計金陵去洛千里而景差四寸是二百五十里而景差一寸也
由金陵至洛如自堂塗上堂階故路近而差多由陽城至交如
從山頂下山足故路遠而差少千里一寸非其實矣唐開元十
二年滑州白馬縣測景夏至尺有五寸七分南至沛州浚儀百
九十八里有奇景長尺有五寸微強又南至許州扶溝六十七
里有奇景長尺有四寸四分又南至豫州上蔡武津百六十里
有奇景長尺有三寸六分半大率五百二十六里二百七十步
景差二寸有餘蓋因北極出地高下不同故晷景隨之而變先
儒以爲王畿千里景差一寸直以率推非得之表候也劉焯云
今交愛之州表北無景計無萬里南過戴日一行亦云距陽城

而南使直路如弦至於日下蓋不盈五千里然則所謂南戴日
下萬五千里者亦先儒之臆度云爾或云日行黃道每歲有差
地中當隨而轉移故周在洛邑漢在潁川陽城唐在沛州浚儀
此說非也厤之歲差古法謂黃道西移新法謂恒星東轉黃道
萬古不變每歲有差者恒星東轉使然愚謂北極出地高下不
同晷景隨之而變一行之說近之矣極者天心也以心不可見
故不名爲心而名爲極極又不可見故指極星以表之極星每
歲有差者非東轉使之然乎地在天中天心卽地心又何疑然
則大司徒建國所謂地中者蓋指中原之地惟此四方道里均
與呂覽有始篇云極星與天俱遊而天樞不移當樞之下蓋天地之中也　恆星自有行度詳見新法厤書呂覽謂極爲天中是矣而謂極星與天遊則非也　孝經援神契曰八方之廣周

洛爲中於是遂築新邑榮定九鼎以爲王之東都

封采

古者諸侯受封必有采地百里諸侯以二十里爲采五十里諸侯以十里爲采其後子孫雖有辠而絀使子孫賢者守其地世世以祠其始封之君是爲采此韓詩外傳之說必有所據而未得其全然謂諸侯之國有封有采則先生之法也王制周官可合而爲一矣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大司徒建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所謂封也王制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孟子亦言分田制祿君十其卿

國以田爲祿亦以田爲差所謂采也其封五百里與四百里者其采百里其封三百里者其采七十里其封二百里與百里者其采五十里采則全入於其君而封爲天子之土故天子得而食之大者食其半次食參之一又次食四之一蓋於其采之外而半之參之四之以入貢賦其餘以供軍國之需天子使其大夫監之爲三監監於方伯之國使佐方伯領諸侯諸侯有畔則討之以其所留之半及參之二四之三足以給其用而受法於司馬有畿疆以正之儀位以等之賢功以作之監牧以維之軍禁以紲之貢職以任之簡稽以用之守則以安之小大以和之而諸侯不敢畔其有功於民者則加地進律焉故曰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蓋土田其采則附庸其封山川在其封內者自有天

子虞衡之政令諸侯莫敢專者以此封或有時絕采則世相傳及周之衰强侯擅制盡取其封以爲采又兼并附庸小國以廣其封而天子不得食其土矣由是軍國之用闕方伯之職廢强凌弱衆暴寡諸侯放恣從橫而莫之能制也春秋莊元年齊遷紀邾鄫邿三年紀季以鄰入於齊四年紀侯大去其國遷謂滅之邾鄫邿者紀之采遷封而留采故紀滅而鄰存所以知鄰存者莊十二年紀叔姬歸於鄰則鄰存矣古者滅國不滅采信矣然則紀季蓋紀子孫之賢者歟王制言采周官言封兩者離之則虧合之則備俗儒據孟子以駁周官陋矣顧炎武曰附庸而在邦域之中則邦域非封而何齊之四履爲四封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則其封之大可知也大國之封不過五百里而明堂位言魯地方七百里者康成謂包附庸而大言之孟子亦謂周公封魯太公封齊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蓋天子之田千里故諸侯不過百里謂其采非謂其封春秋昭九年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吾何遷封之有則天子之封外薄四海矣而僅守邦畿千里之田不亦陋乎說者謂周爵五等地四等四等者公一等侯伯二等子男三等附庸四等非也附庸有采無封附於五等封內故曰附庸若紀季以鄰入于齊則附于齊之封內爲齊之附庸矣周爵五等地亦如之五等者諸公之地諸侯之地諸伯之地諸子之地諸

男之地也史記漢諸侯年表曰伯禽康叔封於魯衛地各四百里亥有德也太公於齊兼五侯地尊勤勞也晏子春秋亦云昔吾先君太公受之營丘爲地五百里

祀五帝羞其肆　牲全爲肆

祀五帝司徒奉牛牲羞其肆愚案小胥職云全爲肆肆全也周語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烝升也謂全體而升於俎卽所謂羞其肆也郊特牲腥肆爛腧腥肆者謂薦腥薦全楚茨二章或剝或亨或肆剝者髮解亨者煮孰肆者全體先鄭訓肆爲陳後鄭破肆爲剔皆非也小子職注云肆體薦全烝得之矣士喪禮四髮去蹄注云髮解也四解之殊肩髀而已乃以此之肆當彼之髮似不相當康成讀肆爲髮或別有據也喪服傳云夫妻判合小胥職曰卿大夫判縣判者左右之合故合之爲肆分之爲半四

解牲體合而薦之亦可謂之肆歟少牢饋食羊豕皆升右胖少儀則以牛羊豕左肩臂臑致膳於君子而右以祭故謂之胖胖猶判也半也則是祭皆不得用全惟天子禘郊有之是爲薦血腥五官奉之秋官大人職凡祭祀共其犬牲用牷物牷之言全也古文牷作全穆天子傳官人陳牲全五具又云獨齊牲全故五官奉牲皆用全也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親戚燕賓則有殽烝殽者體解節折房爲半體詩曰籩豆大房毛傳曰房半體之俎然則折爲殽半爲房全爲肆士喪禮四髮注云今文髮爲剔是儀疏引之作四肆蓋因鄭注改經文實無所據也肆古文作緐易有象爻象此象者全體折之成爻象作爻

〔小司徒〕九比之數

小司徒掌九比之數以辨貴賤老幼廢疾凡征役之施舍乃頒比法於六鄉及三年則大比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而征之其舍者則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以歲入其書鄭司農謂九比者九夫爲井五家爲比故以比爲名今八月案比是也舍者復除貴者若今宗室及關內侯皆復除公事者若今吏有復除老者若今八十九十復羨卒疾者若今癃不可事復之愚案後漢書注云案比驗比之猶今貌閱矣時則訓三月官鄉注云三月料民戶口故官鄉漢元初四年詔曰月令仲秋養衰老方今案比之時雖有糜粥穅秕相半長吏怠事莫有躬親而文帝元年三月詔亦云當受粥者或以陳粟豈養老之意然則案比兼以三月歟問遺賢良亦以八月賜羊一頭酒三斛順時氣助養育長吏存問顯茲異行鄉大夫所謂賢者能者也夏官羅氏於仲春獻鳩以養國老漢賜高年鳩杖則於仲秋蓋獻鳩之禮不行久矣然歲時存省布帛酒肉之賜亦不獨仲秋爲然也古有命民是爲貴者尚書大傳曰古之帝王必有命民能敬長矜孤取舍好讓者命於其君得乘飾車駢馬衣文錦未有命者不得乘不得衣乘衣者有罰漢賜民爵猶古之命民其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非七大夫以下皆復其身及戶勿事是民爵皆得復不必宗室及關內侯文帝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武帝詔民年九十復子若孫令得身帥妻妾遂其供養此所謂復羨卒也漢法長不滿六尺二寸以下爲罷癃古者凡瘖聾跛躄童昏憃僥以及偏

枯握遞不耐自生者上皆收而養之晉臣乃云官師所不材以實裔土其不然乎漢之鄉嗇夫猶六鄉之族師閭胥六遂之鄰師鄭長其職主知人善惡及其貧富爲役先後與賦多少平其差品朱邑第五倫嘗爲之倫平猶賦理怨結得人歡心而邑卒葬其鄉祭祀不絕蓋官彌卑者於民彌親大而州里役要小而馬牛車輦辨其物登其數計丁定征按年從役非親民之吏不能知知之亦不能悉由是而施政教行徵令必不能得其平是以先王尤重親民之吏而嗇夫命半通俸百石職厮祿薄儒者恥居是官居是官者亦不加選擇兩漢之治不及三代之隆者以此孝文四年復諸劉有屬籍家無所與後漢劉瑜上書言豐沛枝裔被蒙復除不給卒伍是兩漢宗室皆復也凡孝順貞義讓財救患及學士爲民法式者皆扁表其戶蠲除家徭則賢能者復至漢猶然矣唐沈既濟謂天下無生而貴者則雖儲貳之尊與士伍同故漢王良以大司徒司直免歸蘭陵後光武巡幸始復其子孫邑中徭役宰相之子不得蠲戶課近代以來九品之家皆不征其高蔭子弟重承恩奬皆踦居役物坐食百姓其何以堪之蓋不問賢能及老疾惟貴者一例復除則又未免失之濫也漢法高爵者復然西北兩邊守圄禦寇雖有長爵不輕得復而其時亦未聞有均人大均之禮往往輕重不均民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復一人耳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雖曰重武備然不曰輕民爵乎及武帝置武功爵兵革數動民多買復徼發之士益鮮矣賈捐之謂孝文皇帝偃武行文丁男三

年而一事雖古全盛之世亦有一歲三日之公旬末聞三年一事也豈其然豈其然

鄉師六鄉　三公

天子六鄉諸侯三鄉春秋宋爲王者之後獨立四鄉二師掌之二師者右師左師猶天子之三公華元曰我爲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則其官表率百僚師保萬民與王之三公內與王論道中參六官之事外與六鄉之教者何以異焉六鄉四鄉有四正三公領六鄉之卿二鄉則公一人二師令四鄉之正二鄉則師一人分掌其方各司其訓則知周禮不獨在魯也宋非大國而襄公用之以霸諸侯雖不能終猶強於魯衛蓋以周官之法存焉爾晉六正則三軍見襄二十五年傳宋四正則二軍可知

也其三公之義則董仲舒言之詳矣其略曰天之大經三起而成四轉而終天有四時時三月王有四選聖人君子善人正人爲四選選三臣寒暑與和三而成物日月與星三而成光天地與人三而成德是故以職曰三吏以年曰三老以爵曰三公三公者太師太傅太保又有三孤以爲之貳焉書大傳曰郊社不修山川不祀風雨不時霜雪不降責於天公臣多弒君孽多殺宗五品不訓責於人公城郭不繕溝池不修水爲民害責於地公其說見論衡而康成注大傳則云一公兼二卿舉下以爲稱太宰司徒同職則稱司徒公宗伯司馬同職則稱司馬公司寇司空同職則稱司空公是合周禮與大傳而爲之說也書之君奭敘曰召公爲保周公爲師康成以師氏保氏當之似不見古文周官然鄭

志趙商問則引周官爲證又非人見古文者而云攝政三年作周官六年制周禮周公左召公右兼師保初時已然則古文周官一篇康成固見之矣公孤官不必備惟其人盍有則兼之無則闕焉此周禮所以無公孤之職也三公兼領六卿而顧命孔傳謂三公領三卿豈其然乎文王世子注以師氏爲大司成則非三公也且云師氏司徒之屬安有三公而屬司徒者哉

薑薑

鄉師薑薑注云故書薑爲漣愚謂地名漣勻漣讀爲薑猶地名不羹羹讀爲郎以此知古音不亡故俗話不失其方（釋名云羹郎也然則羹音郎得古音矣）　蓋古連薑言週車從夫蹩引爲薑車從足步挽爲連一象形一會意也破連爲薑變古從今失之易蹇六四往蹇來連虞翻曰連蹇也管子立政篇音連乘車海王篇服連軺薑則古薑皆作連可知矣司馬法云夏后氏謂薑車曰余車殷曰胡奴車周曰輜薑薑一斧一斤一鑿一椎一鋤周加二版二築椎者鍬鍤築者杵頭鐵沓也以築壘壁故武城有血流標杵之語孟子以爲誣賈誼過秦伏尸百萬流血漂櫓而益壞篇又云炎帝無道黃帝伐之涿鹿之野血流漂杵秦至無道暴於帝辛血之漂櫓也信矣乃謂黃帝之師亦然不亦誣乎壘壁起於黃帝築杵自古有之非至周而始備也方言靦趙魏之間謂之鍬東齊謂之椎鄭鮮洌水之間謂之廅（注云廅者鍬聲之轉音湯料反椎音駭江東呼鍬刃爲鏟普蔑反鏟一作剗作梩或作杷）　鏟一作剗靦一作鍵尒正謂之鍵注云皆古鏟插字說文謂椎與相同（俗作耜耜作梩）從木以里旨爲聲一曰徙土薑

齊人語也景純讀若駭或未聞於古案說文趣從走亦以里爲聲讀若孩孩與駭音相近亦必有據矣

鄉大夫國中六十野六十五皆征之

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司農謂征之者給公上事也康成謂國晚賦稅而早免之以其復多役少野早賦稅而晚免之以其復少役多愚謂六十而免不爲早六十五猶征則已老易孟氏韓詩說年二十行役三十受兵六十還兵祭義五十不爲甸徒王制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許叔重則云五經說皆不同亦無明文可據漢承百王而制二十三而役五十六而免得其中矣六十五而周復征之非用民意康成駁之以爲征之者使爲胥徒給公家之事如今之正衛耳王制所謂力政者挽引築作服戎者從重爲士卒也胥徒事賤二者皆勞於胥徒故早舍之愚謂漢因周制五十六而免則五十有五猶未免也故曰皆征之其制與周官合則五十誤爲六十又何疑周官幾閱能保其必無誤乎六十曰耆邦饗耆老外饗割亨酒正其酒既養之而又征之叔重之說未可非也康成遷就而曲爲之解豈其然荀子曰五尺豎子管子曰童五尺內則成童十五以上則六尺非童豎矣論語注云六尺謂年十五失之且以身之長短定年之大小則晏嬰長不滿六尺謂之幼少可乎秦法舉長周以中人爲率八尺爲長六尺爲短七尺爲中內經謂丈夫年三八而長極中人七尺亦其極也故國中自七尺野

自六尺以上不滿六尺者不爲夫杞之城也絳老與焉清之戰也汪僮宛焉末世之法也是以周官徒役上不及老下不及僮鹽鐵論云古者十五入大學與小役二十冠而成人與戎事五十以上血脈溢剛曰艾莊詩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猷故商師若荼周師若烏今陛下哀憐百姓寬力役之政二十三始賦五十六而免所以輔耆壯而息老艾也然則五十六而免在始元元鳳之間矣孟康曰古者二十而傅音附二十三而後役之如淳曰律年二十三傅之疇官蓋從其多疇學之高不滿六尺二寸以下爲罷癃漢儀注云民年二十三爲正一歲爲衛士一歲爲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陳五十六衰老免爲民就田里而周官鹽鐵論文學曰今五十以上至六十六十五猶征其不然必也鹽與子孫服輓輸並給徭役非養老之意則似五十六而免者免爲士卒而已有司仍役之王莽亦云漢氏輕租三十稅一常有更賦罷癃咸出蓋以此　楚襄王使昭常守東地悉五尺至六十三十餘萬是老弱未傅者皆從軍矣則六尺非童豎益明說苑齊伐莒魯下令丁男悉發五尺童子皆至曹大家曰古者十五受兵六十還之注云國中六十免役野六十有五晚於國中五年國中七尺從役野六尺早於國中五年七尺謂二十六尺謂十五十五受兵據野外六十還兵據國中此本康成之說仍存以備考康成引漢注民年二十五已上至六十出口賦錢也故曰今之算錢民或謂之賦

鄉射之禮一日和二曰容

古者有容禮有容臺容其儀臺其地也帝癸三年毀容臺說者以爲夏桀之時容臺振振之言震蓋人而無禮天必棄之故曰

振而和容主賓客之官晉羊舌大夫之爲和容也温良而好禮博聞而時出則可謂無曠其官者矣漢天下郡國有容史卽春秋之和容魯徐生善爲容後有張氏亦善焉郡國容史皆詣曾學之子孫相傳以爲家法然皆不能通經徒習其儀而已世居禮官不替其業亦有所長非苟焉者及其倣也槃辟雅拜詭衆立異褒衣大袑舒綏養名齊魯之間遂成風俗然灑掃應對進退之禮少而習焉長而安焉儀容辭令其節似小而大行人以之同邦國親諸侯擯相之儀不朝不夕孟僖子所病未能者不可以不學也季孫之喪哀公往弔曾子子貢入廟修容闇人辟之卿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之蓋有德者必有容見其容知其德也故曰盡飾之道斯其行者遠矣公西赤善於威儀篤雅有節孔子以爲難且曰貌以擯禮禮以擯辭二三子欲學禮者其於赤也故君子容色天下儀象而望之不假言而知爲人君者詩曰顒如卬如愼厥君也哉鄉老及鄉大夫群吏獻賢能之書於王退而以五物詢衆庶一曰和志其志和也二曰和容其容和也三曰主皮志和容和能中質也四曰和頌其聲和也五曰興舞其節和也惟敬乃和莊子曰禮樂之士敬容此之謂也春秋之官有和容漢郡吏有容史皆古之遺雖失其本而猶存其末學者誠能講之詳習之孰則雖閨室無惰容推而至於造次顚沛亦不改其常度焉是以史稱侯霸矜嚴有威容而伏湛倉卒必於文德東京初建草昧經綸先區區奏行鄉射之禮論者或以爲迂濶不知禮樂乃政化之首而五物斯須不可離蓋

修德力行而文之以藝則三物備於心然後五物備於身動容
周旋無不中禮所謂德盛而禮恭也馬融以爲射有五善不亦
淺乎射者儀之於此中之於彼發而不中反求之身此主皮所
以列於和容之後也文武具備動靜中儀舉錯廢置曲得其宜
以此出而長入而治也反求之已而其道全矣古者諸侯朝天
子以其教士畢行天子以歲二月爲壇於東郊抗大侯設鵠畫
物乃升諸侯及諸侯之教士執弓挾矢揖讓而升履物以
射其心端其容正時以效之時有慶以地不時有讓以地所謂
教士者諸侯之歲貢士也教士以射射有容體五物備焉諸侯
三歲而貢士舊說大國三人次國二人小國一人非也以其教
士畢行則小國豈止一人乎大戴禮官人篇曰平仁而有慮者

使治國家而長百姓慈惠而有理者使長鄉邑而治父子直慤
而忠正者使涖百官而察善言愼直而察聽者使長民之獄訟
出納辭令臨事而絜正者使守內藏而治出入愼察而絜廉者
使分財臨貨主賞賜好謀而知務者使治壤地而長百工接給
而廣中者使治諸侯而待賓容猛毅而度斷者使治軍事爲邊
境因方而用九用有徵所謂出使長人使治者如此而新書大
政篇則謂上選吏也必使民與焉故民譽之上察而舉之民苦
之上察而去之王者取吏必使民唱然後和之故夫民者吏之
程也察吏於民必取其愛焉十人愛之者則百人之吏也千人
愛之者則萬人之吏也萬人愛之者則千人之吏也萬人愛之
者則萬人之吏也千人之吏卿相之器十人之吏以長鄉比千

人百人爲一家爲英所謂使民興賢使民興能者如此

〈禦正〉春秋祭禜

祭法幽宗祭星雩宗祭水旱康成皆破宗爲禜云祭星與水旱之壇而說文引禮亦云雩禜祭水旱則是漢儒皆讀爲禜非創自康成而禦正春秋祭禜則謂雩禜蓋亦爲壇位如社稷也晉志摯虞奏肆師職曰用牲於社宗禦正職曰春秋祭禜亦如之肆師之宗與社並列則班與社同禦正之禜文不繫社則神與社異愚謂禦正祭禜與州長祭社同時水旱農祥春祈秋報其禮亦與祭社等周頌絲衣繹賓尸高子曰靈星之尸也漢志高祖詔御史令天下立靈星祠張晏曰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辰日祀以牛號曰雩星風俗通曰辰之神爲雩星故以辰日祀於東南淮南子曰雩星之尸儼然玄默而吉祥受福古者祭皆有尸雩與靈通幽禜蓋雩星歟一說禜猶營也賈逵以爲營攢用幣孔疏謂其祭非有常處臨時營其地立攢表用幣告之以祈福祥王充曰春二月秋八月雩靈星之祀是也今春雩廢

〈族師〉春秋祭酺

詩曰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穉田祖有神秉畀炎火此族師春秋祭酺之辭也步也布也德曰酺祭神曰步步者神名詩所謂田祖有神者卽此蓋四蟲當盛陽之月感陰邪之氣而生如木之蠹器之蠹處冥昧之中秉賊害之性說者以爲災由政起因以爲名庶氏除蠱用大祝六祈禱禜攻說之法以牲祭而辭責之祭詳於禮辭見於詩又以蓼山之

草薰之蓋焚其草以灰灑之曰熏所以殄其類詩所謂秉畀炎火也月令仲夏行春令百螣時起蟲生於巽風死於離火夏行春令則火不炎故生百螣族師春秋祈報以攻四蟲百螣之哉因與族人飲酒而屬民讀法焉王居明堂禮謂之國醾說文醾者會飲酒（飲古飲字）酺者王德布也或云出錢爲醾出食爲酺趙武靈王滅中山酺五日蓋起於周而戰國因之古者民無故不羣飲酒誥曰羣飲汝勿佚謂收捕而殺之其嚴若此漢輕其辠罰金而已沿及唐宋國家每逢慶賜民大酺卽古祭酺之遺意然古者合錢飲酒本祭田神且以屬民而糾其過惡勸之道萩後世舉一廢百而庶氏翦氏之法不行四蟲百螣交相爲害九穀不登三物不教所謂德行道藝爲一書孝弟睦婣有學者爲一書敬敏任恤爲一書其風澌不可追矣

刑罰慶賞相及相共

管子治齊因地官比閭族黨州鄉之法變爲什伍游宗里尉州長鄉師士師之名仍師其遺而意加詳焉地官之教也德行道藝賢能爲一書孝弟睦婣有學者爲一書敬敏任恤和親爲一書過惡爲一書有辠奇邪爲一書善相勸惡相糾慶賞相共刑罰相及而管子之法凡孝弟忠信賢良雋材則其下以次復於上長家復於什伍什伍復於游宗游宗復於里尉里尉復於州長州長以計於鄉師鄉師以著於士師士師計者比也是爲比法著者書也是爲書伐凡有過惡則其下以次及於上家屬及於長家長家及於什伍之長什伍之長及於游宗游宗及於里尉里

尉及於州長州長及於鄉師鄉師及於士師及者坐也下有辠坐其上也故曰有不孝不弟而不以告謂之下比其辠五然則族師所謂相及者比長及閭胥閭胥及族師族師以上罰皆相及可知矣三月一復六月一計十二月一著凡上賢不過等使能不兼官罰有辠不獨及賞有功不專與即族師所謂賞相共罰相及之意而五家爲比十家爲聯五人爲伍十人爲聯即管子所謂什伍之長也用其法而變通之一則以王一則以霸商鞅相秦命民爲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一家有辠九家舉發若不糾舉連坐九家說者以爲本族師之政而益之以暴故趙商問曰康誥門內尚寬族師鄰比相坐書禮不同蓋疑之也愚謂管子法周官事類相近焉且民有過惡州長糾之黨正戒之閭胥撻而罰之比長圜土內之末已也又讀法以教之州長一年四黨正七族師十有四閭胥讀無時射於序而觀之德飲於序而訓之禮師田行役誅不用命者而示之法如是而民猶有過惡不亦鮮乎若夫族師什伍其民非若後世之孳孳求奸慝貎用刑以爲事也人與人相保家與家相受少相居長相游祭配相福死喪相恤禍患相憂居處相樂行作相和哭泣相哀則驕躁淫暴衰惡之風於是乎革孝友睦婣任恤之化於是乎興大司徒以三物教萬民鄉大夫以五物詢衆庶禮明樂備仁漸義摩其道實始於此成於此而謂暴秦收司連坐之法亦於是乎出謬矣

舞師皇舞

舞師帗舞羽舞皇舞羽謂翟手所執皇謂冠頭所戴一言執一
言戴互文東京賦所謂冠華秉翟列舞八佾者辟綜云冠華以
鐵作之上濶下狹飾以翟雉尾舞人頭戴愚謂皇書或爲翌鳥
冠也卽建華冠壯如婦人縷鹿餘以五采羽若有虞氏之皇故
名曰皇先鄭所謂蒙羽舞者卽此說文皇作翌以羽翿自翳其
首以祀星辰帗作翌執全羽以祀社稷則皇非翌明矣後鄭語
羽形如帗皇亦如之是三者皆同也豈其然賈公彥乃謂自古
未見蒙羽於首者記曰知天文者冠鵕非蒙羽於首乎宗廟冕
而舞旱暵皇而舞鵕知天將雨故舞旱暵則冠之以禱焉鵕讀
爲述亦作述或作遹禮圖謂之術氏冠古術述通上林賦蒙鵕
蘇鵕似雉鳥尾爲蘇蒙其尾爲帽先鄭蒙羽之說本此道應訓

曰去其瞀而載之木瞀卽鍪兜鍪也木卽鶩鳥冠也賈疏抑先
鄭而扶後鄭誤矣唐作光聖樂舞者皆鳥冠畫衣蓋古之遺法祭儀術省注云術當作
述士喪禮不述命注云古文述皆作術是古術述通也蔡邕獨
斷以爲建華卽鵕冠鄭子臧好之而術士冠乃趙武靈王之服
今者不用其說未聞術士卽術氏或分爲二失之漢虎賁中郎
將服弁戴鵕尾說文羽舞爲雩雩一作翌翌猶翌也干寶曰赤草染羽以爲
翌康成亦云染羽象鳳皇

〈牧人〉騂牲

南齊志建武二年何佟之奏牧人云凡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
牲鄭云陽祀祭天南郊及宗廟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祭法云
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騂牲鄭云地陰祀

用黝牲與天俱用犢故連言之耳前軍長史劉繪議語云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未詳山川合爲陰祀否若在陰祀則與黝乖矣佟之又云周禮以天地爲大祀四望爲次祀（五嶽四鎮四瀆）山川爲小祀（山林川澤）自四望以上牲色各依其方者以其祀大宜從本也山川以下牲色不見者以其祀小從所尚也則禮論二說合爲一矣從之愚謂犁牛之子非犢而何體醇騂而角繭栗此天牲也以天牲而用之山川則近於非禮故有勿用之疑然天下未有歆於上帝而吐於山川者故曰山川其舍諸此聖人立言之妙也說者據此以爲山川用騂牲誤矣何休云別天牲主以角故知騂且角爲天牲淮南說山訓云臤屯犁牛既犑以（犑無角牸無尾）泱鼻而羈生子而犧說者以爲仲弓父賤而行惡然犁說文作黧耕也黧牛爲耕牛司馬犁字子牛古以牛輓犁信矣臤古髮字仲弓可使南面故舉天牲以況之春秋書仍叔之子左傳曰弱也注云稱仍叔之子乃幼弱之辭然則犁牛之子爲犢信矣

〔牛人享牛求牛〕

牛人共祭祀之享牛求牛先鄭云享牛前祭一日之牛求牛禱祈求福之牛後鄭謂享獻也獻神之牛求終也終事繹祭之牛愚謂天神曰祀地示曰祭人鬼曰享享牛者享先生之牛也凡祭祀前三日擇牲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是爲求牛求猶擇也卜吉而後養之是爲享牛享牛與帝牛皆在滌三月求牛者惟具是視具者庀也謂簡擇先庀牲後繫牲凡牲必有

副唐禮省牲而犢鳴則免之而用副求牛者乃其副也曲禮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康成云犧純毛肥養於滌索求而得之孔疏謂下不得僭上上得兼下奉牲以告博碩肥腯是天子兼有肥牛穜牛惟具如有災故臨時得別求之是天子兼有索牛然則求牛鄭說苑引禮記曰上牲損則用下牲下牲損則祭不備物有下有上一求一享或索或肥同名爲犧左傳隸人賂齊以索馬牛皆百匹則索牛亦不獨用之於祭也或云享牛者祀神之牛求牛者降神之牛一以祭一以燎惟郊用之鑿矣大宗伯祀天實柴故書作賓柴實之言積也賓之言升也先儒謂實者實牲體則實柴又何說乎

牛牲之互

凡祭祀牛人共牛牲之互案互三物一名或曰紡車或曰楅衡或曰縣囚格說文互作笠從竹象形互乃省文人手推握可以收繩此紡車也一名輊廣雅曰輊謂之互其說本於此輊讀若狂或云一輪車互狀如楅謂之遫互設於牛角以防觸觝此楅衡也詩云或肆或將毛傳云肆者陳於互將者齊其囚西京賦所謂置互擺牲此縣囚格也三物一名或圓以轉或止不行或象犬牙一從一橫大宗伯鼜幸古書鼜作罷先鄭讀爲披後鄭破爲鼜音義不殊語有輕重耳古文擺作罷猶倦作券

皇清經解卷二百一十六終

漢軍生員樊封校

